

《海角遗编》 [清]不题撰人 著

第一回

吴总兵泛舟巡海谭粮道设鼓防江

清国兴师伐大明，封疆职守任非轻。将军尽瘁巡江海，一木难支厦屋倾。

北朝牧马下江东，白面书生耀武功。擂鼓扬旗动地震，悬灯植木彻天红。

岂无壮士思擒敌，亦有奇材想效忠。何事朝廷行贿赂，仁贤不信国先空。

岁次乙酉春间，明朝江南，年号还是弘光元年。至夏四月廿一日，有吴淞总兵吴升嘉讳之葵者，率舟师巡海，驻营福山大慈寺。是时传闻，湖广反了总兵左良玉，已过九江、安庆；北朝又遣兵南下，山东、淮上皆已破裂，总兵吴之葵统领战船，沿江巡视后，之葵与黄蜚同入太湖，兵败被执，不屈死节。

廿三日，有粮储道谭兼理苏松兵备事，亦出巡到福山，驻大慈寺。时军情孔亟塘报言清兵直捣扬州，沿江一带万分紧急，粮道与总兵商议，下令沿江十里一屯，一里一队，半里设鼓一面，百步植1木一根，昼则扬旗，夜则张灯，江南岸上势若长蛇，金鼓相望。一时鼓无措置，俱着僧道备办，由是庵堂寺院为之一空，竟何益哉。后闻粮道驻江阴，闻清兵渡江遁去。

第二回

镇江闸胡马云屯板子畿水师瓦解

铁瓮城高，金山渡阔，长江天堑悠悠。高侯遇害，史老尽忠，清人已入扬州，地惨天愁。见人披甲胄，马骤骅骝，投鞭欲断流，又咆哮进据瓜州。赖郑帅威灵，闽中精锐，巍然南岸停舟。宁知敌计狡，趁火光暗渡貔貅。郑师不战自乱，崩溃势难留。叹南国中兴从此全休。

《长相思》

左帅西来，清兵南下，金陵半壁如丝。奸臣误国，藩镇反分移。可惜靖南殒首，一霎时，散尽熊罴。想今朝，风流江左，新亭泪有谁。后庭玉树，惟日事花酒，如醉如痴。待长戈指阙，放马奔驰。

空说中兴大业，千载后，犹被人嗤。金山上，如麻铙炮，到处悉平夷。

《满庭芳》

高侯遇害二刘降，义勇孤军独激昂。铁马飞腾真铁汉，金丸服蟒备金汤。丹心映日忠臣史，侠节凌霜虎将黄。箕尾高骑归碧落，大明末造植纲常。

《吊黄靖南》

五月初，旬塘报言扬州已破，史阁部阵歿⑧，清兵临瓜埠，镇江只有客将郑采守御。郑曰：“陆地冲杀非我所长，截之江中此我事也。”清兵列阵于半江，发大炮直打到北岸，于是百姓家家户户拈香顶祝，望其死守。至初八夜月黑，忽然北岸火光无数，只道敌人出军严兵对垒，孰知却从上流乘黑而渡，反

从背后陆地上发喊杀起，郑采即开船遁走，军资器械丧失殆尽。次日，清师据镇江城，而长江之险无可控遏矣。

板子畿在太平府时，左兵东向，阁臣马士英檄六镇以拒之。六镇者黄得功、刘良佐、水师刘孔照、黄蜚、王炳卿、郑鸿逵也。故淮扬一带空虚，清师得以直入。既而清兵初九日渡镇江，十一日进逼南京，弘光皇帝潜奔靖南侯黄得功营，刘良佐降于清朝，骗得功伏毒箭射伤之。刘孔照、黄蜚、王炳卿、郑鸿逵之师，星散瓦解。得功见势孤，对部下大喊一声，众将官方畏其虎威，伏倒在地，得功忽已抽刀自刎，因此部曲各散，弘光随被掳去矣。其水师四大营，总之不敢登陆，顺流至镇江，被清兵设铕金山，打得七零八落，蔽江而下。

第三回

贤太史见危改节劣知县闻变挂冠

科目探花及第，才名江左人龙。诗书万卷贯心胸，表表东林推重。南北两朝元老，清明二代词宗，贪图富贵兴偏浓，遗臭万年何用。

《西江月》

胡骑乘虚破竹下，弘光郡县如崩瓦。守城殉难并无人，义士忠臣皆是假。

贤太史，翰林钱谦益也，少掇巍科，东林人望，弘光朝官礼部侍郎。清兵至，不听夫人柳氏言，希冀作清朝宰相，翻然改节，投降豫王军前。里人改其门联曰：“南北两朝元老，清明二代词臣。”

本县知县曹元芳，嘉兴人，五月中旬闻南京失守，皇帝出狩，乘夜令妻子先出城，次早托言谒上司到府，飘然而去。郡中知府各厅一夜逃空。闻南京百川桥下一乞儿吟诗曰：“三百年来养士朝，如何文武尽皆逃。纲常留在卑田院，乞丐羞存命一条。”竟赴水而死。呜呼，食其禄者不避其难。生平所读何书，所讲何事，身作缙绅先生大人，何面目对此乞儿哉。

第四回

郑总镇兵溃逃闽海刘操台师归收福山

清师破竹压江头，南国中兴事可羞。无数舟檣浮海遁，土崩瓦解万民愁。

诚意元勋启后昆，中兴敕镇太平营。楚师东下军威挫，胡马南驰国势倾。舟发近依江浒岸，帆飞遥指福山城。黎元久未知金革，从此三吴悉受兵。

自五月十七日起，江中炮声不绝。舟师蔽江而下，亦有收港登陆者，云：系板子畿打仗。水师王炳卿部下多浙江人，郑总兵部下多福建人，悉以红布裹头，望之如火。而郑兵尤多，其惯战水兵，号曰“黑鬼”，深识水性，能出没波涛者，然皆被清朝列铕金山两岸打伤，茫茫思逃性命，而郑帅素无守江南之志，径由大江入海归福建矣。

文武操江刘孔照，诚意伯苗裔也。五月廿三日奉太夫人并家眷，总兵一十

三员，及太平营、伏波营、火攻营、后劲营残兵三千，由福山塘取道，思进据苏州。此塘长亘三十六里，正值小汛，舟至谢家桥，搁浅不行。自上墅桥至陈家桥，首尾相衔，虽是正兵三千，那各船俱有老小及趁船亲识，通共何止数千人。地方从来未见如此兵众，莫不骇然。

第五回

正军法高复振得志打兵丁顾二蛮丧身

从来骚扰是兵丁，鸡犬何由得不惊。复振偶然小得意，误教蠢子丧残生。

鼎沸中原起战攻，兵丁骚扰四方同。边疆遇敌神魂丧，内地欺民气概雄。马过村坊人竞窜，舟经驿路室俱空。可怜老幼填沟壑，安得王师救困穷。

操江座船二十四日搁在谢家桥下，有火攻营兵数人，走到朱泾内高复振家捉鸡鸭，被地方喊起，连鸡鸭并兵解来。操江亲审，掠民鸡犬捆打四十棍，穿箭游营，即出示禁缉，一军肃然。复振即高二面禀操江，他赢了官师岂不得意。到第二日，便是百姓欺兵丁了。

有孟河镇总兵胡来贡标下耆民王姓者，原系福山人。他有田土，与附居沙民顾姓者交关，跟随两人到门拜望索帖。那顾二原是极健讼的，见他仗兵势贴价，便发声喊，村中赶出十来个后生，把三个兵丁打得稀烂，也捉些鸡鸭绑来，上墅桥下禀操江。操江审出田土交关，已非抢掠之比，且又是心腹将的兵丁，竟发到胡总兵营来。此时胡总兵坐在双忠庙，标下官员俱弓上弦、刀出鞘，张起威来。先把王耆民责以擅离队伍，打了二十棍，随将顾二蛮一捆，两腿各打七十棍，死于杖下。此虽顾二自取，然罪不至死，而竟置之死地也。是故纵兵丁之渐，后在本县做出许多蹊跷的事，即此就见其一斑矣。

第六回

耀乡邦胡龙光做官速军行徐观海献策

当年卫霍起人奴，此是人间大丈夫。来贡但知夸昼锦，安能投袂奋雄图。

统领三军仗舳舻，河游水浅莫前趋。若非询及刍荛计，指日何由达具区。

胡龙光讳来贡，本县五渠村人。父为泥水匠，妻系瞿仲湖家婢。幼时也习泥水，因识几个字，遂弃本业，到县中署印丁同知案前作一粮书。生得身長六尺五寸，膂力雄健，状貌魁梧。后因辽东大乱招兵，来贡家中一贫如洗，竟弃妻子与丈母，飘然到广宁应募，亲邻并无人晓得。至崇祯十六年冬，忽带轿马仆从归，寻亲戚故人，此时丈母已终于丁景素家。来贡领妻子典屋，在小东门外教场后居住。据云初到关外，在某营做书手，今已积功升授钦依都司，近因闯贼大乱，家中久无音信，特讨一南差来此。捻指十八年三月，北京沦陷，弘光五月登极，召募精勇，来贡又想出门，遂捐资揭债，招聚素熟海道亡命百余人，战船器械，投刘操江标下。操江见他人材出众，抑且久在边方，谙练军情

，渐任作心腹。不满一年，提拔做孟河镇总兵官。

徐观海，江阴人，太平营总兵。南京既破，观海劝操台死守太平府，操江不从，遂随军顺流而下，议守苏州。观海要收黄连港，胡龙光劝收福山港，操江以常熟地近苏州，听了来贡之言。谁知正值久旱，潮又小，泛不通；又闻大清已破常州府，操江要往苏州，急如星火，耐舟胶莫可如何。此时兵临入境，凡经过桥梁，俱已拆断，两塘往来居民都是涉水。有坊浜曹氏号振源者，乡里人不晓军中法度，廿五日早起，天未明，竟去涉水，被船上巡兵大喝一声，一箭正中小腹，抬回身死。地方见一日连丧二人，甚是惊惶，巴不得这些兵船一时飞去，方得宁静。里中褚德卿是龙江关水师总兵，褚玉林同族，陈振之、何羽君俱是交契，因与徐观海相识，德卿先与亲戚某定计，廿六日约徐观海步行到北水门相度水路，进说道：“若待初三潮汛，断误大事，宜唤地方小船先驳船上什物家小，则大船空，人力易挽，不过数里，前至城濠水深，郡中连夜可达。”观海大喜，是晚密禀操江，依计而行矣。

第七回

三千兵驳浅过常熟十八骑天助取姑苏

搁浅逢人指示明，朦朧巨舰一时轻。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

操江急欲据姑苏，无奈清兵倍道趋。十八骁骑蜂拥至，三千甲士空踟蹰。舟行恰逢风不利，炮发又遇雨沾濡。天教明室不再复，土崩瓦解在须臾。

廿七日，操江特差四川人上官总兵及徐观海，拉里中同往唤船，先商议方略，着兵丁暗暗把截各站水口，然后到埠头家，并不扰民，照价给发现银，立刻雇得小船二百余只，一日一夜，把大船上什物家小搬完。廿九日早晨，泊舟南门外取齐，连夜进发，次日是六月初一，午牌方到苏州。

闻清兵已屯浒墅关，即刻将到，料势不可为，急催船由阊门望胥门而行。

恰好一队清兵，为头只有十八骑，如风似火，从枫桥横截追来。船上所恃惟铙，较其来近，正要发时，也是天数，风色又不顺，正下着一阵大雨，药线俱湿，炮不得发，岸上箭似飞蝗，船上虽有弓箭，已着了忙，就有好汉，不比平地可以立住脚头，须臾，旗鼓中军顾三爷、伏波营总兵沈俱用铁鞭四十余斤者，几筹好汉，俱中箭而死矣。

第八回

刘诚意丧师走太湖胡来贡收粮避常熟

胡骑南征岂易当，操江猝遇众仓忙。姑苏沦敌千秋恨，猛将冲锋一瞬亡。昔日张王争国地，今朝朱氏败军场。溃围急急扬帆遁，万顷澄湖带惨伤。

闻说军亡心胆寒，龙光忠义总无干。白粮尽数归囊橐，敛迹舟中饱且安。

操江此时见势不好，急领本部精兵拚命夺路而走，兵众水淹、箭下死者何

止三四百人。其余将士赶不上者，随即星散，赶得上者不满千人，下太湖而去。后五六年间，闻其只穿布褶毡帽，步行经常熟、福山，里人犹有识之者。

胡来贡部下独不损一人。先是廿八日操江因他是本县人，命统本部兵三百，催取县中未解白粮军前听用。故来贡初一日，还在南门外链墩浜口泊船，初二至初三日，闻兵败消息，也不等白粮足数，领兵退屯徐六泾，又退屯崇明县，而苏州已为清朝有矣。

第九回

纳土地县丞谒安抚封港门参将聚乡兵

纳土归清马县丞，郊迎安抚望高升。草间泣拜虚含泪，空负严疆作股肱。

国变人离势已孤，世忠乘乱奋雄图。保民靖难谋猷壮，未必真将社稷扶。

安抚姓周，浒墅关布衣，南京投降有功，署为安抚。时常熟曹知县既去，留马县丞、杜典史二人在衙，也不理事。马县丞潜遣人到郡，抚台竟差周安抚来受降。马县丞出郭迎接，拜谒流涕，因缴通县册籍，杜典史不从，自领妻小投城外乡村潜躲。安抚出示安民，口许回郡荐马县丞实授本县正堂，县中人情汹汹，安抚亦不敢留停，随带马县丞回郡去讫。

萧世忠号振寰，福山营参将也。当下见安抚不去招他，心中疑惑，欲挺身往郡投降，又恐中军芮观及水陆两营不服，适百姓连名具禀，大约求他保护地方，禁缉海船收港登岸，恐变生不测。若官兵寡少，愿各团练乡兵助威。

世忠大喜，即挨门造册，整顿枪刀，五日之间，计得乡兵五千余人。官兵大约千人，共六千余人，虚号一万，军声大震，港门把住不通矣。

第十回

萧参将贪利杀差官荆监军报仇连剧盗

海上差官奉命来，振寰贪利重疑猜。一朝恃众杀无罪，从此江城酿祸胎。

剧盗威名教顾容，监军特用作前锋。慢思内地图恢复，且向江中去合从。帆影横空遮日月，鼓声逐浪撼蛟龙。福山久未经兵革，耀武扬威杀气冲。

差官荆监军部下唐都司，也有商船四只收港。世忠以违封港之禁为名，利其货而夺之。商人投了荆家营，荆监军差唐都司以令箭来提船与货，那货物世忠已入囊橐，船亦编入队伍字号，岂肯吐出还他。且因春间监军出巡到福山，曾与世忠有隙，遂斩唐都司于港上关帝庙前，而干戈之难作矣。

荆监军，金坛县进士，荆本澈也。恨世忠杀其差官，因结连顾三麻子，率军誓破福山。顾三麻子即顾容，崇祯末年海上大盗，自号忠义王者，至是与本澈合兵攻福山营，为其军先锋焉。

第十一回

奋冲锋方百长剖腹误放炮萧振寰失机

御敌冲锋方战争，伏兵忽起一军惊。江家桥下干戈接，血刃屠肠气若生。

战败归来师失群，眼花不料自家军。阵前火炮如雷发，可惜英雄身首分。

前六月，监军先打战书，约廿一日交战。是日五更时，监军密拨一军，从涛山嘴登岸，伏于演武场草中。平明，世忠率官兵及家丁精锐至港口，顾容亦领兵登陆交锋。冲杀良久，胜负未分。俄而伏兵从江家桥出，横截世忠之后，乡兵长方爱溪，少年曾充百长，见世忠危急，领兵奋勇格斗，被海上兵杀于褚家巷，剖腹露肠而怒气犹勃勃如生，真壮士也。因此世忠得以走脱，退至老营前。

老营之北陈祥甫家门首，向设大炮一座，此时海上兵乘势冲来。未过湾上，世忠手下尚有劲兵一支扎住炮前，欲待交锋。世忠昏了，但见荆家兵合了顾容之众，势如潮涌，急传令放炮，却忘了炮前还是自家军马，俄而炮发，反从自家军马后打去，勇敢精兵无一人免者。世忠遂大败，急退入城，坚闭不出。海上兵大肆烧掠，竟日方退。

第十二回

毛景龙因船空丧命曹虞峰为戚几伤生

海寇填街塞巷来，景龙危急又思财。舟行陆地为出路，祸及旁人惨矣哉。勇士从来思丧元，虞峰拚命护乡村。乱枪攒刺难回避，遍体遭伤带血痕。

此时萧参将虽退，乡兵后先到者，犹乱纷纷厮杀，逼到关帝庙前。有乡兵毛景龙者，新造沙船已完，在庙前戏楼下。景龙恐被海兵抢去，央众人动手一齐拖下水去，就把船作渡脚。众人一时听信，担搁片刻，船又不及下水，却被海上人两头截住，合围拢来，短兵相接，惟闻喊杀之声。须臾，把庙前一群乡兵杀得罄尽。毛景龙只为一只船，不惟自己反连累害了众人。是日，自港口至老营前，民房大半烧坏，死者枕席，而关帝庙前尤多，盖毛景龙扛船之故也。其海上兵死者，顾容随差人抬上船去。次日，众人收尸在陆地者、在水中者，但闻哭声震天地，惟港口十三个尸首没人收拾，却是萧参将随任跟来的家兵。古诗所云，无定河边骨也。伤心惨目，奚待读吊古战场文哉。

曹虞峰，福山人，平日以武勇闻者。殿山后王氏，家道殷实，与虞峰为至亲。荆家营既得大胜，放兵四散抄掠，虞峰恐王家被抢，领十余人到彼守护，正遇海上兵，就在山脚下大坝上交锋。乡兵见众寡不敌，各自逃生，惟虞峰一人身被四十余创，额中一斧，赖布与纸甲要紧处裹得厚，不至伤生，然犹死而复苏者再。究竟王家依旧抢完，无益于事，真是从井救人也。福山民兵咸怨萧世忠贪利启祸，竟挈老小望内地躲避，无一人助他守城。世忠没趣，是晚领妻子家丁，只说安顿家眷在瞿园，连夜投清朝去了。两三日后，居民及营兵咸推芮守备为主。芮守备讳观，他是忠厚人，地方得以稍安。

第十三回

愿留发宋孝廉倡义不拜牌陈主簿遭殃

一点忠君报国心，酿成杀戮祸弥深。到头怕死难留发，输与苏州徐翰林。里排强勒出文书，邀拜龙牌见亦愚。主簿一时为计拙，无端激变祸捐躯。时土都堂兵驻苏州，见马县丞、萧参将陆续投降，即差陈主簿先来赴任。

此时乱世，官府似不承平气象，到任几日并不理事，悄然坐在衙里。又过三五天，已是闰六月初七八，苏州发下告示道：不论军民人等，俱要剃发留金钱顶，穿满洲衣帽，才准归降，限三日内都要改装。常熟县自元朝到此三百年来，俱是青丝髻包网巾，长巾大袖。一见如此服式，俱道是陋品，是怪状，不肯起来。有一种少不更事的便道：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难道剃了光头在家做和尚不成！我们如今偏一个也不剃，待他来时，关了城门，与他明白说知，待收了告示才罢。”有一种老成的道：“使不得。这是一朝新令，若拗别他，定然惹出祸来。”有一种诈晓世事，自道见得透的道：“如今清兵到郡已四十余日，并没一人一骑至此，料他没有千军万马，不过是虚张声势，哄人降附的意思，那见就惹出祸来。”就有一种雄心猛气的便道：“我们常熟县城内城外九乡四镇的人，何止百万，那个是肯剃头的。就算真个反将起来，实实里不怕甚么大兵。”这里街谈巷议，户说人传，到初十日，缠出一个老乡绅来。那乡绅姓宋，名奎光，字培岩，万历壬子科孝廉，做过县令的。

他闻得这许多议论，即往各乡绅家走一遍道：“今清朝下剃发新令，吾辈士大夫也俱要裂冠毁冕了。街坊上有许多议论，老朽一死谢先朝也不为过，不知列位高明尊意若何？”乡绅都道：“吾辈效忠固是分内事，然既居乡，又当以安靖乡党为先。吾辈明日可约新任三尹，并耆老士民，同赴城隍庙，酌议此事，即求三尹出文书，备详不便因由，或止令衙门各役，守城兵丁剃发改装，其余各从其便。倘得府上详允，也是相安地方之道。”当下以宋培岩年高，就推他为首，约在次日齐集城隍庙商议。

那城内、城外百姓听说今日为剃发事，诸绅齐集，谁个不来观看。自慧日寺到城隍庙，真是人山人海，上千上万，那里挨挤得尽。将近日中，诸绅齐集，拜过城隍，就对三尹说此事，求他出文书。那陈主簿是北地人，硬头硬脑的，抑且新到，不晓得甚么高低，口里辞道：“这是清朝新令，卑职怎敢擅违？”众人见他不肯，就嚷将起来道：“你若不肯，众乡绅今日一个也不许散，我们请龙牌到察院里罚个大誓，决不剃头，偏要你出文书。”这里一头说，一边就有人请龙牌，众人一齐拥诸绅到察院中，那里还有到诸绅做主。但见龙牌已设，谁敢不拜。众人又喊道：“不愿剃发者，今日在此都要拈香下拜。”下边百姓自堂上至头门外，何止万人，听得传说，如雷一声，都拈香拜下去

了。只有陈主簿一人，直挺挺站在一边，不肯下拜。众人嚷道：“你为何不拜？”主簿回言道：“这是明朝皇帝，我是清朝官，怎么拜他？”

众人就嚷骂起来道：“你不拜，怕你不出文书？你若倔强时，先打你一个不亦乐乎。”那主簿不晓得本县土音是在那里骂他，声言要打他，只见这些百姓有轻他的意思，他肚里还道自己是个官长，口里也在那边胡柴。正要发作，只见堂上堂下一齐鼓噪，扯的扯，骂的骂，踢的踢，打的打，拳头脚尖一似骤雨，早把陈主簿打得七窍流血，有气无烟，躺在大槛边外面。众人一齐都要动手，挨挤进来，俱在死尸上踏过，可怜一个陈主簿，初然也是轿伞人役抬来，须臾就做了马嵬坡的杨贵妃。

第十四回

推盟主严子张握兵搜奸细萧世忠脱网

琴川选将诘戎兵，严宦门前万姓迎，允矣壮猷重灵武，果然雄略拟长城。相门旧业图恢复，兵部新衔任请缨。行看直捣黄龙府，迅扫狼烟诵扩清。

昨任明朝参将，今升清代总兵。泰然重赴福山营，不道中途生衅。南望姑苏火焰，北闻常熟军声。疾忙躲避胆魂惊，几蹈义师白刃。

《西江月》

主簿既死，众人犹嚷个不住。宋培岩立在法基上，高声道：“列位请暂禁声，听老朽一言。”众人遂渐渐定了，为头的都立拢来。培岩开言道：“今日之祸，端的起自老朽，然不想众亲友如此按捺不住，打死父母官，依律起来是要屠城的，这事如何是好？”众人都上前道：“此事全凭缙绅诸老爷作主，我们今日怕死走了一个也不算好汉。目今惟有团结乡兵，固守城池，就请宋爷做义兵首帅，我们俱愿听令。”培岩听了，半晌不语，众乡绅也嘿嘿无言。就有一班生员、耆老上前作揖，劝道：“诸老先生还是从下边众邻里的说话才是。当初一成一旅，少康赖以中兴，铜马、赤眉，光武缘之再造。

况此地滨海，尽有退步。义旗一建，大江南北必有应者，若不乘此机会，与众亲邻并力同心，共勦义举，异日玉石俱焚，悔之何及！惟诸老先生裁之。”

诸绅听了这一席话，因点头道：“这事体也大，只今天色已晚，容到明晨商议罢。”由是各散。

是夜，众人恐乡绅有躲出城者，六门谨谨守住。次日就拥许多人到宋宦门上去请，宋孝廉辞道：“老夫年近八旬，筋力已衰，就是壮年也是个白面书生，岂闲军旅之事！老夫昨晚细思，做义兵长就是一城保障，三军司命，非比等闲。县中只有两乡绅堪任此事，一个是兵科时爷，他做固始知县时，曾在督师杨时昌军前听调，后做兵科给事，是一个团练军情的；一个是兵部严爷，他在

信阳做知州，也曾与流贼打仗，现今做职方司，兼他父子兄弟通是弓马熟闲的，我想要推盟主，只该在这两个里头拣选，众亲友以为何如？”

众人听了道：“时爷我们不去干涉他，竟决意定了严爷罢，就烦同去相请。”

培岩欣然。那严兵部果是何等样人？他是阁老严文靖公之孙，状元宰相文文起之婿，身中甲戌科进士，讳栻，字子张。平日专好走马击剑，弘光朝除授兵部职方司，尚未出去任事，乡评谣言称他是其严乎翩翩公子的。当下闻宋孝廉在外，慌忙出迎，众人一齐拥住，禀知此事，就抬轿要他到察院里去。

子张欲待推辞，众人不容他做主，恰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一般，一径拥出来。子张道：“察院中必不敢去，且到慧日寺里再作商议。”因前到寺中，众乡绅亦陆续都到，严子张再三推让，只见百姓们比昨日更多，大半都是戎装，手执枪刀，欢声雷动，以手加额曰：“严兵部握兵权，吾属今有主矣。”

子张犹谦让不已，众乡绅都劝道：“人心遽属亲翁，岂宜苦苦推辞。”于是琴川——江苏常熟的别称。

众人遂拥严爷面南正座，乡兵头目俱以军礼见。子张出示，大约道：“仓卒任此，实非得已，天气炎热，众人暂且归营，各守洵地，候本部逐一调度。”

子张又与众乡绅商议道：“我们今日举事，这些乡兵的盔甲、兵器尚未周备，坐作击刺金鼓旌旗进退之节，尚未练习，兼之各处敌人来路要津俱要列栅设营，一切攻战应用器具并无半点，俱要截新造起，就使连夜攒造修举，也得十日半月才有些规模，倘或有奸细在此打探虚实，星夜往郡报知，三五日间就有敌人乘虚突至，如何抵敌？”遂下令着各门内外搜捕奸细。

众人得令，真个往饭店、茶坊、酒肆及庵院僻静去处一一搜查，没有两个时辰，早拿到四名奸细，口供系萧参将家丁，因明日到任，先差来的。严爷问：“现今萧世忠在那里？”兵丁又招昨出门时，闻本官说明日发舟，想如今也只在半路。又盘问有许多人跟来，兵丁又招道：“前日本官禀过土都爷，不消一人一骑，只自领本部前来的。”又问实有许多人？又招道：“部下家兵前日在福山实有九十七名，近因打仗伤折及乘乱逃亡，今已不上五六十人。”子张审得确实，分付把四人梟首祭旗，即遣乡兵三百人，快船三十只，前往华荡芦苇深处埋伏，候世忠兵过，鼓噪而出，前后杀获，不许走透一个。

因此时萧参将自十一日拜辞抚台，就差十数个兵丁先到县中探听，及传谕福山营部曲，教他准备迎接。十二日早晨，又拨十数个家丁守护妻小，自领四十余人跟三四只快船，大模大样望常熟来，拟在次日辰牌到县。午时到福山，将近吴塔，尚是申牌时候，打点挽船过夜，等探听人回复。恰遇三四个兵丁

，走得气喘吁吁，招道：“快拢船，有话禀。”世忠备问因由，说道：“昨日领差，今早赶到常熟南门，只见岸上人说道：“因为昨日毆杀主簿，今日合县要聚乡兵。”许多人已往严乡宦家，请他出来为首。骤然得这消息，还似信不信，商议分几个进城打探，我们在接官亭等候。只见城里又传出来道：“严爷已掌兵权，如今在那里搜捉奸细，先分付河下船只不许望南而行。”收此弃船，逃得性命在此。”世忠大惊，料道定有兵来捉他，拨转船，命也不顾，望南再摇，将近黄昏，左侧才过蠡口。只见苏州城中火起，初时只是一处，续后就有四五处，烧得遍天通红起来。世忠心疑，先差一小快船前去打听，那小船行到陆墓，急急转来回复道：“不好了，城内城外都是穿白的乡兵，清兵已杀得七零八落，今夜都赶进城，在城中巷战，烧的是都堂察院及府堂各衙门，眼见得老爷又回去不得了。”此时萧荒儿（世忠绰号）真是走投无路，慌做一堆，急急摇船向治长泾地方芦苇深处东藏西躲，声气也不敢出。手下兵丁还有四五个是福山人，也逐个捱脱逃回，所以晓得备细。后来直到府中平静，世忠才敢出头耳。

第十五回

为剃发激反姑苏郡诈拈香袭杀八大王

毁裂冠裳举国惊，金钱发式骤颁行。江南半壁皆稽首，吴郡从兹复用兵。
虎将清朝八大王，满洲征战到金阊。难防暗里吴人算，桥下兵交一瞬亡。

原来此时苏州亦为剃发令下，翰林徐九一不肯剃头，投河死节。太湖里明朝将官黄蜚、吴之葵、鲁游击，吴江县乡绅吴日生、好汉周阿添、谭韦等，纠合洞庭两山及城内城外百姓，一时同起乡兵，俱以白布缠腰为号，顷刻间把都堂察院、太守府堂，烧得精光。土都堂其先扎营北寺，自己直登塔顶细看白腰兵阵势，后遂退屯府学。

八大王，清朝第一员骁将也，生得身高八尺，头如斗大，雄勇异常。他不知苏州民变，竟打从枫桥大路传驿，坐船而来。因天气炎热，身上只穿单纱，满洲衣一无准备。白腰兵暗算他，预用百余人在前，青衣拈香跪接，令他不疑；引入下新桥人家瓦房，两岸多处一齐动手，火把烧其坐船，枪刀瓦石乱下；又推桥上石栏干，压破其船，遂战死于下新桥水中，所部真满洲兵俱死焉。后闻其在此地为神，凡阊门一带烧献者，用八大王神马，盖其精魂为厉云。

第十六回

屯府学士抚台固守撞齐门鲁游击阵亡

本贯开州土国宝，身经百战知兵老。白腰骤起破城池，放火攻围声闹噪。
敛虎威，拥旗纛，先据府学作营堡。出奇制胜算如神，乌合披靡似电扫。

《鹧鸪天》

单鞭匹马撞齐门，猛敌披靡悉反奔。饮马桥头伤暗箭，至今吴士为称冤。

土都堂，开州人氏，虽身为里役，其实熟闲弓马，深晓兵机。明朝时招降土寇有功，升授武职，后与流贼打仗，积功至河南地方总兵官。崇祯末年闲住在家，大清入关以原职投降，因随军南征，豫王除授他江南巡抚，镇压苏州。是时收合部下兵众，屯于府学中，严兵固守。白腰兵围之，一连三日三夜，料其疲倦，忽出奇兵击之，如此相持又三四天。那新起乡兵乌合之众，原无纪律，且身上又无盔甲，手中无非是竹枪木棍銃箭，长兵又少，凡打一仗，毕竟抵敌不住，死者极多，由是渐渐解散，退出城外。

鲁游击，明朝将官，用四十斤铁鞭，骁勇绝伦。单骑恃勇，竟撞进齐门，清朝将官遇者纷纷都打下马，真是锋无前对。乘势从北寺前卧龙街望南，直杀到饮马桥上，手下四百余人，还有他弟统领，只见杀得性起，奋勇冲入清兵阵中。已远正扎在北寺前，半途不敢前进，那知他独自一人，因面中冷箭，堕饮马桥下，被杀死于水中。须臾，清兵悬其头前来招降，其弟与众兵见之，无不恸哭，退出齐门。凡此皆明朝勇将也。惜其无谋而丧命耳。

第十七回

李固山蟠门外大捷刘花马江阴县用兵

吴侠围城辱骂，固山敛爪收牙。忽然两翼众喧哗，冲杀奋戈骤马。流水变为赤血，死尸布地如麻。蟠门剩得暮啼鸦，溃裂势如崩瓦。

《西江月》

江阴士庶义旗扬，典史严公为首倡。小小孤城忠节备，昭昭汗简姓名香。门开边月随弓影，战苦胡尘暗剑光。降虏靦颜来树敌，天教此地挫锋芒。

苏州既乱，豫王檄李固山统军来援。李固山，先朝辽东参将李永芳之子，大将军李成梁之苗裔也。进得城时，扎营在蟠门内空地上，号令严肃，白腰乡兵连日在城外隔水叫骂，扬威耀武，候他出城厮杀，固山令军中偃旗息鼓，寂然不动。到第三日，潜差一支兵出阊门，抄其西，一支兵出葑门，抄其东，觐城外正骂得兴头时，城头上擂鼓放炮，呐喊起来。众乡兵只道是城内有兵冲出，那知后边已围住，反向城濠冲杀拢来，杀得尸横遍地，一似摧枯拉朽，砍瓜截瓠，房子化为白地，因此其党退入太湖，不敢轻意犯城矣。

花马刘，广昌伯刘良佐，也以五月降于清朝，驻扎南京。至是江阴亦以剃发激变，知县走避乡绅曹子玉家，百姓围而杀之。其镇守地方差来兵马，一时纷纷也杀个干净，闻只剩两个将官，近他不得。他据住察院大门，乡兵上前的就被杀了，相持有两三个时辰，直待他手中箭尽，上屋发瓦乱掷，无躲闪处，方弄杀了。豫王晓得，特差刘花马统军征剿，声言十万进围，江阴人拥严典史为主，结连靖江县乡兵，上下协力婴城固守，其后刘军伤折几尽焉。

第十八回

金秀才起义援江阴严兵部定计袭吴郡

锦绣才高七步，虹霓气吐千寻。毅然率众援江阴，西面长城独任。本是百夫防御，空留一片丹心。出门城主忽遭擒，时事变更日甚。

《西江月》

姑苏一战馘名王，常熟闻风胆愈张。匝地干戈图报效，崩山杀气砺锋芒。七门刁斗声悲月，四塞关津令凛霜。虎落有烽传入羽，龙堆无计返归装。三军齐恃元戎壮，万姓争夸汉道昌。得算由来堪制胜，会看指顾复岩疆。

排律

金秀才讳矿，字贡南，学中有胆智书生也。曾拜兵部尚书、明末大有名望的王铎门下做门生。黄蜚驻芜湖时，也曾聘他做参谋，更兼弓马熟闲，是一个文武全才。此时闰六月下旬，闻江阴乡兵每日与清兵打仗，互有胜负，势甚危迫。议者以江阴与本县有辅车之势，正当西来要路，谁敢独当一面，提兵救援，以抒子张西顾之忧？秀才毅然任之，招聚精勇四百余人，先往沙山驻扎，挡住敌人来路，候子张差后军到，一齐进攻。一连住了七八日，不见有后军来，遂挺身杀上前去。方到周庄地方，正遇敌人。原来先有土人报入敌营，言常熟严乡宦领兵三万来援江阴，前军现在住沙山，将到周庄地方。

花马刘恐其与城中势合，差铁骑三千截住，在周庄镇左右见常熟兵少，便来卷杀。这里四百余人原分作前后两队，在前者不过二百步兵，又在平阳地上，岂能当三千铁骑？只见铙烟过处，前军已被铁骑蹂烂，化作灰尘。秀才欲挺身死敌，其叔父原任广东参军，字仲禹，力劝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暂且退避，再作良图。”乃以旗帜插于地上，曳兵转过村林而退。花马刘军遥见旗号整齐，疑是诱敌之兵，亦不来追赶。后秀才回县，已是七月二十之后，见常熟局面已大变，更知事不可挽回，乃绝口不谈时务，隐身而退，此是后话。

当下邑中方传闻苏州袭杀八大王，围困土都堂于府学，子张于是大修战具，下令各人盔甲、兵器俱要整齐，凡拒马、火炮、火球、火箭、刀斧、甲仗、旗帜之属，日夜分头趲工修造，先于南门外二图地方设一大营，其余戈庄塘、梅李塘、山前塘、福山塘等处，俱设哨船，塞栅把守；又各处遣人合从招聚义勇，每日亲下教场训练士卒，克日并力南征。奈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事未集而挠之者起矣。

第十九回

福山兵奋请从戎义阳师飞檄合势

江上精兵在福山，宝刀磨砺月弓弯。共勦义举扶王室，不斩楼兰誓不还。

玉叶亲王号义阳，举兵协力扫搀抢。羽书飞递传消息，乡勇腾欢胆愈张。

福山地形滨海，民好斗争，尚勇力。兼有浙兵、盐徒杂处，风俗犷悍，民不畏死，自古然也。闻知严子张欲袭苏州，乃推芮观为主，何羽君、陈震之及通州人王梅生等助之。陈震之，福山人，弘光朝积功官至水师参将。何羽君讳凤翔，本贯浙江，今为福山人。弘光朝官至游击将军。王梅生讳英，绰号矮脚虎。有官兵八百，民兵五千，挑选得精勇三千愿为前部，申文约廿八日午时齐赴小东门外演武场，求严爷阅操听点。是日，子张令头目各以军礼相见。子张阅众兵中尚有蓬头赤脚者，分付盔甲、兵器俱要整齐，令暂且归营，各守洵地，候义阳王军到，一同出师。

义阳王，明室藩王也。田军门、荆监军、太监李太傅、总兵胡来贡等，各统军辅之，建义旗于崇明县。闻太仓、昆山、嘉定俱各响应，乃飞檄号有海上雄兵十万，克日将到福山。荆本澈又致书于严子张，教他先往崇明参谒，子张以洵地不得轻离辞之。

第二十回

陷忠良子求构衅听谗口海上发兵

众怒由来难犯，子求为此家捐。不思悔过盖前愆，反去安排暗箭。腹剑贤奸莫辨，口蜜黑白倒颠。直教貽祸满琴川，换尽子张局面。

《西江月》

自古沦亡为听偏，义阳空握大兵权。子求暗里思操刃，来贡无端欲改弦。世事玄黄任征战，人心苍白尤倒颠。纷纷扰乱如狼虎，宁计师和保万全。

欲行千里杀麒麟，同室相残似越秦。公道一毫无用处，空教野老泪沾巾。

时子求讳敏，丁丑科进士也。崇祯朝做兵科给事，居乡纵奴仆行势，百姓怨之。曾毁其居室，延烧及其母棺，故子求与邑人有刻骨之恨。至是见兵权不归己，而独重严宦，口虽不言，内里遂萌妒忌之意。先谒义阳王于崇明，归即自立营头，招聚无赖，有兵千人，号时家营。

这义阳王虽则宗藩，却是个纨绔子弟，并非卧薪尝胆、枕戈待旦之流，不过凭着众人如顾容、胡来贡等语哄骗，在沿江上下仗义兵名色，虚张声势，收些钱粮用度。这样孩子心性，说着鞑子两字，脑子也是疼的，那里敢真个与他打仗？至于袭苏州，救江阴，恢复江南，建中兴事业，都是外面浮词，其实梦也不曾做哩。所以时敏之言一人，就主意提兵到常熟，只要算计拿住严栻，要绑要杀，拷打起来，到底只是拘留不放，做当头的一般，不怕他不把通县钱粮尽数解到船上来。若只要严宦身家性命，又是小事矣。

第二十一回

李家桥严进士受缚慧日寺胡泥水张威

身是堂堂宰相孙，状元爱婿甲科尊。雉离兔网遭奇辱，忍气吞声莫雪冤。

后拥前呼耀故乡，小人得志愈夸张。华居亲手虽能造，古刹权当昼锦堂。

李家桥去北水门外三里，严子张、时子求俱有庄房在焉。时七月初二日下午，义阳王一到福山，遂令胡来贡统甲士千人，连夜袭取常熟，首捉严栻。

是时严子张但知义阳王已至港上，茫茫单舸出谒。且来贡发兵军机甚密，只道合兵共图进剿，那晓得其中狡谋。将近黄昏，恰遇来贡军马于桥下，出其不意，顷刻被擒，即绑缚于子张庄上庭前草中，非刑拷打。兼之蚊蚋攒咬，受苦一夜。可怜一个黄甲进士，一腔忠义，倒把来驷马攒蹄捆了。次日直解到福山舟次，义阳王责严子张私征国课，积草屯粮，意欲造反一班鬼话，其实并无一句入得耳的。子张再三分辩，只是几番喝令要砍，李太傅、顾三麻子等一班人在旁，做好做嫌，假意禀复讨饶，才说道：“只要把县里钱粮尽数解来，方饶汝性命。软留在广善庵中，待钱粮解到日发落。”

胡来贡既擒严子张，恰像强盗拿住主人翁把来为质一般，火辣辣宽心进城，扎营慧日寺中。县里百姓正是蛇无头而不行，那个敢来惹他？慧日寺在县治之西，地面极其宽敞，来贡扎营于此，尽取子张所造御敌军器及大炮，摆列左右，严设护卫，安排牙爪，耀武扬威，刑人杀人，惟意所欲。以泥水匠出身微贱之辈，玉带乌纱，身乘八轿，前呼后拥，小人荣之，君子鄙之。

第二十二回

犯众怒孟立殒枪尖跳营头陆三死刀下

世乱纷纷民命轻，嗟哉孟立殒刀兵。由来众怒不当犯，言逊宣尼戒甚明。

陆三武艺邑称精，得罪无非是跳营。利刃一朝尸壮士，忌才自昔事难成。

常熟县承平日久，那里见平白地杀人。闻有陈孟立者，原系旧族，乡宦俱是亲戚。也曾以异路前程官做卫经历。平日方巾阔服，家道颇饶，遇事敢言，不怕别人招怪的。他见众人排严乡宦为首，谏劝道：“常熟弹丸之地耳！

清朝势大，只宜着人到彼讲和，观其动静，若遽起兵，是运螳臂挡车也。

”

乡兵恶其挠众，指称他是奸细，为敌人作说客的，一声呐喊，枪尖都团团对了他，登时戳死在县场上。

又有陆三者，习拳棒后生也。初与胡龙光往来，后投严宦部下。子张爱其武艺，署为都司。及子张被擒，来贡方坐慧日寺张威，陆三不该乘马导从在大街上经过，被来贡差兵捉住，责其跳营之罪，顷刻斩首于香花桥上。凡此皆杀机方动之兆也。

第二十三回

行赈恤结欢腐儒托助饷搜括富户

巧计横行常熟，先将公道欺瞒。从来措大号穷酸，五斗志得意满。虞邑家

家巷哭，黉门个个腾欢。任伊凶恶事千般，吃饱是非不管。

《西江月》

起义先谋黥货财，军前助饷诈端开。乡城但有银钱者，锁缚鞭笞悉受灾。

大约此辈小人得志，岂是做好事的。胡来贡一到县首擒严子张，撤去通邑保障，又略无进守战退实着，尽变易子张所立之法度。窃恐公论出于学校，酸丁措大必有起而议之者，于是出告示开仓赈恤，凡的系寒儒，每名给米五斗，着学中开报花名，按册领支，计通县在庠生员大约五六百名。除有家资存体面者去其一半，大率三百余人，不过费米一百五十石，而通学欢呼，惟知称功诵德，并无出头露面议论其非者，真可笑也。

来贡既箝腐儒之口，遂大肆其恶，括取在城、在乡富户、富商银钱、布帛、米麦、花豆，军前用度，名曰“助饷”。凡来贡名帖到门，识时务者连夜央亲友说合馈送，方保太平；间有慳吝者，登时锁缚，百般吊打，炙诈不婪，其欲不止。又有地方小人乘机投了胡家营，仗势报怨生事，被炙诈者不可胜计。总之来贡住县不上十数日，合县如同鼎沸矣。

第二十四回

救保障万姓号冤行间谍贤绅脱难

公道从来不可移，义阳乳臭被人欺。忠良险作刀头鬼，犹赖乡城口似碑。

为质羁囚广善庵，奸人施计不胜贪。天教侠士机谋遂，罗网须臾脱笑谈。

义阳王既擒严子张，百姓闻之号泣，随至福山，在军前称冤诉枉者，三五日间络绎不绝，每日以千计。且有敢死之辈二十余人，如曹行素、陆四等时刻不离左右，甘心代子张受笞。义阳王喝令要砍时节，齐声叫喊，甘代他斩首。于是李太傅等恐怕激变，惟责以糜费钱粮、略无寸功，姑吊取通县比簿，勘阅私征有无，软监于广善庵中，以子张为质，要常熟县钱粮解到军前而已。

子张卧广善庵中五六日，身上伤痕渐渐平复，监押者看守亦少少疏懈，遂阴谋脱身之计。有荐此地比近瞿舍地方，钱冲霄胆智豪侠，可托此事者。

冲霄讳飞，崇祯朝曾为守备，镇守靖江县，身躯壮伟，胆略过人。子张因遣人暗通之。福山至庄窠钱冲霄家不上十余里，是塘东内地小路。冲霄设计备小竹轿，抬轿人三番共六人，每番相去三四里伺候，先令亲识棋师陈敏卿侄懋功辈往来，阴相通知，初八日巳时，子张出庵闲走，防范者但在东门及南门大路紧紧看守，子张故意步过新桥，探视之人已飞奔南门，把住总路。子张见其已去，急转身仍过新桥，若将原到庵中者，不提防他竟打从庵前经过。

庵东就是曹大人坟旁，小路林木隐处，悄悄乘轿，飞也似瞬息间到窠庄。庄窠之南去瞿舍不远，瞿舍东南即是耿泾塘，汤家桥南通四丫口，水路可达大东门。冲霄预备快船于此，比及看守人知觉，四面追寻，连子张跟随之人皆各

东西走散，不见踪影，而子张早已登舟如飞鸟之脱樊笼矣。

第二十五回

受冤归百姓拈香讲和议乡绅设宴

严公遭折辱，常熟重凄凉。品是黄金炼，谗同贝锦张。堕珠嗟按剑，刑璞叹罹殃。幸遇同心彦，引归安乐乡。俄焉捐虎吻，忽已讶云翔。义士伸冤忿，仁人履吉祥。黄童欣爱戴，赤子奉趋跄。公道终难掩，天心亦可量。欢呼声载道，恭敬竞拈香。

为国无端受折磨，军机重务反蹉跎。今朝释憾凭杯酒，终是言和意不和。

子张既达城外，次早百姓知之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只见人人顶祝，户户拈香，抬轿进城时，都来迎接。自城外至跨塘桥严府门首，百姓们塞巷填街，欢呼动地。早有人将前日来贡原取军器、火炮之类搬运回来，胡来贡闻之，内不自安，急整兵立营，人情汹汹。众乡绅议曰：“师克在和，胡镇与严官势如水火，不祥孰甚。”乃议订于十一日设宴大察院中，讲和欢好，协力同心，邀二人联席礼饮，各无猜忌。于是子张退而仍修战守之具，终已无及矣。

第二十六回

授火器时敏失机烧西庄子张出战

敌人压境反移兵，此是奸臣规避精。火器一时咸藉寇，子求难免失机名。西庄火起敌云屯，壮士操戈气欲吞。可恨龙光怀异志，反教急急闭城门。

自严子张被擒而后，胡龙光招的兵，自号胡家营。时子求亦招兵，号时家营。将及半月间，子求所部亦不下千人，立营于南门外二图地方，当敌来要冲。然子求心上不论清朝与明朝，惟要乘此机会报昔年之怨，名为拒敌，实欲延敌。

是月十三日早上，他先晓得清朝大兵将至，自己预率麾下八百余人齐上快船，以出巡为名，实则袖手旁观。为规避狡计，本营只留百余人看守。及清兵到，乱箭射来，一哄溃散，凡营中所备大铳、火药、军资、器械，尽为敌有。长驱至南门，城中人方知觉，而城南民死锋镝如乱麻矣，悲哉！

西庄在丰乐桥西堍，清兵首先烧之。严子张率民兵拒住，陈学士桥首打一仗，杀伤相当。既而见敌兵势大，龙光援又不至，欲退入城而南门反为龙光坚闭，因此且战且走，至南社坛得何飞九兵接战，遂巡小东门，至大东门外华圩口庄上屯扎。

第二十七回

何练兵南社坛交锋杜典史通河桥拒敌

举石持刀膂力劲，平生侠烈喜谈兵。南坛血剑横相向，壮士从兹显姓名。卑卑典史未知名，国乱辞官亦甚轻。桥下奋戈思抗敌，始知忠义本天生。

何练兵讳云鹏，字飞九。本太仓籍，久住常熟，为武生，谙习韬略，力举五百斤石，使八十斤大刀，邑中勇士也。崇祯末与弘光初，现任本县练兵官，极得兵民心者。至是隶子张部下，子张令其率民兵打二阵为策应，正遇敌逼子张父子于南社坛。坛下地方宽广，矢铙交发，既而短兵相接，飞九争先，手刃甲首两颗而返。

杜典史，明朝官也。兵戈阻绝不得还乡，众百姓因推为领兵之首，亦在子张部下。子张令其率民兵守通河桥，为何飞九策应，交锋于桥堍下，斩其冲锋甲首，士气俱奋。俄而铙箭雨集，所部多伤，朱千斤船上开炮，又被敌人躲过，竟打不着。杜典史力不守桥，乃由甘泉衙退过迎春桥。是役也，三人所部皆战，气百倍之，民兵卒不能取胜，何也？良由西庄至社坛通河桥，虽系城外，俱是民居稠密之处，即古城中巷战也。巷战之法，伏兵屋内，惟用火烧屋，斯人不能藏身，又可以助威，火烈之处，人不敢近，则冒烟以精锐突之，矢刃交下，必能取胜，所谓势如烈火也。清帅得之。子张虽晓其故，然既藉民兵之力，自然体恤民情，无烧民房之理；更兼训练日浅，终不比纪律之师，所以不能得志耳。

第二十八回

胡龙光火烧东仓巷大清兵铙打九万圩

常熟黎元当受灾，懦夫胡镇守城来。惟知畏敌如熊虎，岂顾民居化作灰。

火炮西城声震天，邑中男女似熬煎。龙光一技无施处，坐待城垣顷刻穿。

东仓衙小东门外，迎春桥南也。清兵既过通河桥，杀到迎春桥下，见桥上乡兵朱卖面等状貌魁梧，守备甚严，竟收兵仍到西庄。胡来贡遂欲划河为守，桥以南悉差人纵火焚之，民房及竹行皆为煨烬。是夜黄昏风起，惟见火光烛天。哀哉！九万圩城内，西南隅也。

清兵由城外水墩庵西，设立大炮，本皆时子求营中的器械、火药，从五更打起，至辰牌时铅弹直打到城隍庙壁。胡龙光本无守城之志，坐在凌驾山上，并不发一矢、开一炮拒敌，乡兵无主，守御器械又没有，渐渐退散。于是清兵取民间门窗屋木作大筏渡城河，蚁附而登，砍开南门，放大军一拥入城矣。

第二十九回

抢头刀金老姜应数强出头冯长子遭擒

大兵入境岂寻常，巧语花言金老姜。不料身为刀下鬼，临终还认戏文场。

冯长通邑称学霸，眼底人无开口骂。从未谙军情，喧传总不听。门闭怒叱咤，出门栅已下。兵马正临城，遭擒几丧生。

《菩萨蛮》

是时清兵猝至，南门外异事甚多。金老姜，陆宦班唱丑老优也。南塘岸上

，老姜头戴长粽帽，身穿大袖青衣，首先拈香跪接。前锋到，作胡语问曰：“蛮子，可有孟哥儿？”老姜不解其语，又曰：“是物。”老姜随作戏场谑语曰：“佛在东塔寺。”遂被一刀砍了。老姜至死尚以为做戏也。后边人见不是头，走得快者活了，走不及者俱被杀死。

先是金李庵桥有姓金者，茹斋善士，平日焚修念佛诵经，不轻菩萨者。

夜梦城隍大神示以杀戮簿，花名册第一名即姓金，其人之名亦在数内。善士哀求告免，神曰：“数也。其能免三刀之厄乎！但赐汝正而毙焉，足矣。”

后其人十三日果为清兵杀伤于西庄神庙中，身被砍三刀不死，十六日亲族寻着，抬至家而后殂。所为姓金者开刀，盖有预定之数云。

冯长子，南门冯己苍身长力壮，人目之为冯长子。又曰：“冯大拳头”，盖秀才而任侠，终不脱书生气象也。是时在孙光甫家午饭，光甫闻报，投箸而走，己苍则徐曰：“有时家营在，二图清兵焉能猝至？”饮啖自若。饭毕，踱到南门，门已将闭，反叱咤门者，急急挨出城，为清兵所获，其弟庠士冯三，亦被获，大骂不屈而死。己苍眼见，遂吞声受辱，被擒至军中，背剪绑于船上，因将官俱在岸上打仗，未经发落。时满船皆露架利刃，己苍覘守者稍宽，徐以手就刃断缚，翻身跃入水中，以素识水性投水而遁，得脱虎口。

后五六年以忤贪官瞿知县，打死于狱中，士林冤之。

第三十回

丁景素力救北门民褚德卿义释邹氏仆

城南火发军声乱，城内人民争走窜。怪杀闭城门，如林士女喧。景素出城公干，扬鞭急呼唤。

缓辔待人跟，千人得出奔。

《菩萨蛮》

城中搜获剃头人，仔细推详是难民。奇货可居由众意，德卿一力保其身。

丁景素讳元炳，住福山塘上新桥下。弘光朝，官授圖山都司。到任后，即奉差解银往板子畿。值清朝破南京，水师蔽江而下，景素随刘诚意舟过金山脚下，为镶蓝旗张部下所获，以舌辩得不剃发放归。胡龙光与之有旧，且以其自敌中来，颇知敌之虚实，延为幕宾。十三日午后，猝闻大兵至，士民走集北旱门，为守者所遏不得出，众方皇皇无措。适景素乘马至，谓守者曰：“我奉将令出城公干，可速开门。”门启，景素故缓辔，待士民走完然后去，所救何止千余人。

褚德卿讳世培，里中以武艺勇力闻者。十六日早起，率民兵三百，持何羽君号箭，进城剿捕。行至县前，遇一剃头满妆大汉，手执铁爬，奋前格斗。

德卿挥兵御之，大汉竟连断枪十余根。泥水匠周二运枪中其左腿，力不能

支，杀死于徐清臣店中。德卿遂扬兵至南门，由西门将出北旱门，搜至邹日升家，于草窠中获一剃发男子，众以奇货，急欲杀之，取其首级请功。德卿视其人系新剃发，且语音又属本县声口，心知其冤，诡曰：“且押出城去，禀过何爷梟首。”左右曰：“诺。”既出城，过吊桥，德卿谓人曰：“此难民也，吾辈岂可妄杀其，舍诸。”此人抱头称谢，上山飞奔而去。后询之邹鲁贤壁邻，果其家仆也。

吊琴川

南望虞山每怅然，人谋虽好数由天。邑中乡勇歌同泽，海上名王听反偏。守士欲延炎汉祚，挠功忌着祖生鞭。只今故老犹垂泪，花落空城泣杜鹃。

第三十一回

胡来贡匹马奔福山时子求孤舟走塘墅

虎威狐假气吞牛，玉带朱衣谁与俦。城陷敌人来索战，抛戈弃甲一场羞。爪牙八百卫华轩，势焰薰天知己昏。城破营头掉臂散，孤舟踟躅走无门。

此时胡来贡扎营凌驾山，遥望南门已破，即上虞山门縋城而下，率所部弃城，飞身上马，由李家桥走福山塘。身伴上各带所诈银两、细软轻微之物，匹马冒风雨，竟奔港上，拉义阳王、李太傅等，扬帆而去。计城干净矣，其如百姓吐骂何。

时子求所部八百人，不过是平日因亲托友，狐假虎威，虚张声势，诈人报怨之辈。一闻城破消息，各为身家星散去讦。充其初意，本欲弄坏常熟县事，使杀人填满城濠，报了夙怨，然后再作良图耳。不料至此，营头既散，爪牙羽翼一空，投清下海，两着竟一时来不及，仅与家僮四五舟在塘墅地方东藏西躲，彷徨莫之，悔亦晚矣。

第三十二回

战城中壮士横尸避相府秀才喋血

轰雷炮发城头缺，乡兵巷战犹不歇。杀气横空山岳摇，呼声震地雌雄决。白刃交，宝刀折，猛拚一死项溅血。多少官军拜下风，琴川壮士树奇节。

《鹧鸪天》

失节乡官里巷羞，书生却少远谋猷。只道降臣家必保，争先尽向宅中投。遭屠戮，总无留，长街短巷遍行搜。弄巧成拙被人笑，笑他血溅绛云楼。

《鹧鸪天》

清师一拥而入城中，杀死乡兵尚多，皆由跨塘桥且战且走，至县前转西，扎于慧日寺前打仗。清兵一支由大街，一支从香花桥南来，两头截住厮杀，乡兵无一人免者。惟有躲过大难者云：“此时但闻喊杀之声震地。”次日尸横满街，河水尽赤。其走透往西者，剩十余筹汉子，伏在闲来步，步土地祠中

，候人少者取之。适有两个胡妆的人，踉跄而过，众人一拥突出，只见在后一人拔刀相持，瞬息间十余筹汉子砍得精光，不曾走透一个。后有躲在屋中者知之，而传说耳。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也。

其走到北水门者，撞着清兵在城门口，又狠打一仗，杀死之人，月城湾里到吊桥边，尸堆高五六尺，而乡兵头目姚胖等俱死焉。相府钱牧斋，家半野塘绛云楼也，书生鹅气，不约而同，读书人见识，俱道牧斋降过清朝，身将拜相，家中必然无兵到的。孰知屠城之令既下，岂在乎一个降官家里。第三日人传说，惟有绛云楼上杀的人多，且大半是戴巾，平日做秀才，读书人面孔。盖到此际，以使乖而误者也。

第三十三回

冒风雨泥涂士女遭屠戮血染街衢

急雨淋头，斜风劈面，听关南杀声一片。出城途路正泥泞，魂飞胆丧声声颤。甲第才人，深闺名媛，分不得老幼贵贱。天翻地覆各逃生，是亘古未经奇变。

《踏莎行》

清师问罪肆诛罚，南关一带惟战骨。黎庶数当穷，城门闭不通。遍地急搜索，逢人便斩馘，顷刻满城空，血流琴水红。

《菩萨蛮》

十三日上午天气清明，下午阴云四合，黄昏起大风，至十四日辰时下雨，午时如注，直至一更方止。是日辰时城破，胡家营守门兵去后，百姓方得出城，其男女老幼得捱挤出城者，但见额伤血污，跣足蓬头，觅子寻爷，呼兄唤弟，哭哭啼啼，在大风雨中，不顾泥泞，星散乱走，真正做出《幽闺记》也。

其在城中走不出者，无问老少贵贱男女，一个个都做刀头之鬼，但凡街上、巷里、河内、井中与人家屋里，处处都是尸首，算来有五六千人。其间被掳而得生还者，百不得一耳。至于躲过大难身不受伤而安全无恙者，千不得一耳。大兵去后，严子张差人在西门外山脚下掘几处千人坑，将死尸葬埋之，盖自唐宋至今，有常熟县治以来，未尝经此大杀戮也。噫，惨矣哉！

第三十四回

秦君台阖门死难夏德璫三代生全

秦氏君台本善良，读书守正行弥方。妻因夫死殉奇节，子为亲亡立大纲。非独一时芬齿颊，还从奕世辨冠裳。满门遭戮无遗种，闻说行人为惨伤。

人生万事总由天，生死从来是夙缘。试看满城遭劫难，夏翁三代独安全。

城中屠戮之际，生生死死，一人闻见，焉能尽述。但就亲自目击者数事，如秦君台大河秦氏父子，俱处馆业儒，平日读书见忠义事，必为愤腕激烈

，吐气扬眉，盖天性正直士也。住太平巷西甜瓜井头。城破，僮仆拉之去，辞曰：“我家忠孝为本，即有不幸，且喜骨肉多在一处，断不可使内眷出乖露丑。”不肯出城。父子三人见举国狂奔，反笑为痴。其意以为我儒生也，闭户读书，不与外事，兵丁岂来搅扰。

其日，父子祖孙一门遭戮，盖其次子本在乡间，十三日人皆出城，他反挨进西门，凑着杀戮之数，莫知其详。只有大媳魏氏，见鲁侄女也被掳，至淮安见鲁之友为赎归，方知彼时父子皆衣冠齐整，安坐在家。第一次兵进门，先擒其幼子去；第二次兵进门，不惟罄其所有，抑且搜括妇女，辱殴君台，君台即扬声大骂，被杀于庭前草中。长子见父死，哭骂不已，被杀于厅上。

夫人知君台父子之死，抱两孙痛哭于楼上，以死自誓，被兵纵火烧楼，皆为煨烬。十六日早晨，叔嫂二人相遇于南门外船上，嫂为述其备细，幼子亦放声大哭，投水而死，盖其一门死难，皆得其正。然识时务者呼为俊杰，何不达机变，弗听出城之语，遂致不留遗种哉。噫，惨矣！

夏德珽讳士瑚，邑庠生也。长子子仪，长孙公懋，俱业儒。父子祖孙兄弟一家男女十六口，住书院巷后。因子仪七月初旬染恙迁延，不及出城，城破后，遥闻寺前杀声震地，德珽命谨闭其门。子仪以为须开门，庶不触其怒，相持不决。俄闻外有踢门声，子仪往开门，门启，惟户上见有泥脚印一个，并无一人。自十四至十五两日，竟无人进来搅扰，但闻邻家杀人掳掠之声。

据云，自十四日已过，至夜寂然。公懋倡议曰：“若待天明，此地必不免矣。”

因此一家人以梯过墙，躲在右邻已经杀掠人家。十五日早晨，果有兵从左邻破壁而入，家资一光，且喜无人遇见。待到夜里复潜回家，直至十六日出头，一家老幼十六口无恙，不解何故。两月后近邻有一僧归，方知其详。

此时，有四五个兵丁正在夏家打门，瞥见此僧背包而走，群往擒之。跑过半条街转弯，竟忘重转身到夏家去；门又半开，上有一脚印，后来过者只道已经搜过，有人打过粮的，所以再无人进此门。此僧后得放归，见德珽家一门生全，因而致贺，岂非大数。后亲友询之，其孙公懋曰：“先祖一生敬佛，持准提咒，晚年事佛尤笃，为人正直忠厚，一毫不苟，所以一门具庆，实得之作善之报。”云。

第三十五回

绑旗竿陈汝扬惨死抬板门周秋卿得生

赋性贪饕陈汝扬，天教大命劫中戕。喉中作响留余气，跪绑旗竿惨异常。血污刀痕与鬼邻，板门抬救仅留身。从来大难得不死，可卜滔滔后禄臻。

陈汝扬，大司空益吾徒弟也。住北旱门内，生而白皙，美须髯，容貌魁梧

，然性贪饕，往往仗势诈人，作事不正。先是七月初旬，夜梦被城隍大神拿去，责三十板，觉时腿即有痛意。汝扬特备三牲，亲到庙中祈祷，因患腿瘫迁脱，尚未出城。城破，家僮奔报，不能行走，夫妻惟对泣而已。被兵丁绑在陆贻吉家旗竿上杀死，其妻则枪戮死于家中床下。第三日兵去后，里人见之，以刀断其缚，而喉中尚有余气作声，惨死之状观者不忍正视焉。大数已尽，实有神明先为之兆者也。

周秋卿，自幼随父仲禹久宦广东、福建间，以读书人兼习弓马知兵法者。

初从父兄往援江阴，败归复作乡兵长。城破，潜躲家中为大兵所获。初见其弱不胜衣，语言便利，不即加害，后搜出弓矢刀仗，遂砍两刀，秋卿佯死，血流被面，口中燥渴，即饮己之血。后来之人见者，疑其已死，往往亦竟去，乃勉强匍匐至饭锅边，啖冷饭充饥，然后以被蒙头，悄悄卧于床后三日。伊兄明甫进城，用板门抬归，医疗得生。今闻其在广，官任广东雷州府同知，然亦未确，盖有大难不死也。

第三十六回

吴云甫半载方回籍翁浣思万里得还乡

时移物换，触目愁肠断。天涯被掳多羁绊，途次孤身逃窜。虽然绝处逢生，路遥归梦难成。暗里得人指点，附舟方达虞城。

《清平乐》

塞外胡尘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嶂里，长烟落日重门闭。孤零一身家万里，螟蛉暂做归无计，待得打围方整饬。喜不寐，出笼好鸟添双翅。

《渔家傲》

大抵人生遇此乱难，死于锋镝，不必言矣。即有命得生存者，身被囚掳，拘系到别处去为奴婢、受鞭笞，生为异域羈囚，死作他乡冤鬼，终不得个出头日子；求其仍返故乡，亲朋欢聚，成家立业，逍遥快活者，岂可多得。

吴云甫向住城中，以针工为业。据云，十五日雨后五更时，走到街上，被屋上巡逻兵拿住。天明解到一小小将官处候审发落，男女俱绑缚者甚多。

其精壮男子总之个个斩首，所留者有姿色女人、童子及有手艺之人。云甫以裁缝得免一死，被清兵带往南京，日夕与之成衣，至九月下旬，又要调往江西。云甫想道：“此去路程愈远，料还乡无日矣。”遂萌逃走之心。行至中途，乘间赴水走入芦苇丛中得脱。觐兵大队去远，方敢走入村中，村中人怜其苦情，收留在彼，成衣度活。不上一月，又被彼处知县将朱单唤进衙门，一连又住两月。其时衙内上下俱已情熟，云甫因告以家乡杳远，欲归不得之故。就有人教之说不妨，这里大爷总属土都堂管压，新正在迹，少不得要往苏州府去拜

年，你随官船上去，极是便的。云甫依其言，真个灯节中就到了常熟。此时云甫已无家可归，娘子跟岳父胡景云避乱居谢家桥。景云料女婿必定已死，几番劝女儿改节，娘子不从，痛哭之声，闻者为之酸鼻。至是相失半载，夫妻再合，吃了千辛万苦之后，真正喜从天降耳。

又有翁浣思，路程去得更远。他是已故乡绅翁太常之孙，父本厚，遇乱军身被七创而死。浣思时年十六七岁，聪明乖巧，兵人爱之，认为继子。那兵人是真满洲，所以直带到满州地方，也不曾吃亏受累，一住三四年。浣思口里不说，心里只想还乡。一日，俟其继父随众出猎，脱身望南逃走。关津渡口几番险被盘诘捉住，沿途求乞，学了伍子胥而归。到得家中，叔孝廉翁子安尚在，其师陆企抑即延之课子，劝其温习故业。今依旧身列儒林，此亦难得者也。

第三十七回

各乡镇义兵啸聚七星桥时敏伏辜

劲旅长驱已破城，村坊反各聚乡兵。逃名义勇当时贱，隶籍营丁此日荣。赤体想从坚甲较，竹枪妄与利刀迎。黎元不识干戈害，到处纷纷起战争。

逞势贪财本是痴，临戎儿戏失军资。七星桥下头悬日，使尽机谋悔已迟。

此时城中虽破，各乡镇不约而同，俱团结乡兵起来。其间有不肯出门做乡兵者，众人即扬言要烧其房屋，抢其家资，不容他住在家里。常熟县界，东至支塘塘墅，西至顾山杨尖，南至相城宛山，北至沿海一带，俱是竹枪、木棍、白布裹头，要与清朝厮杀，真螳臂挡车也。乡兵既盛，勿论说识与不识，说着严子张，到处人心悦服；说着胡龙光、时子求，莫不切齿唾骂。

时子求泊舟塘墅，岸上的人三三两两，都是骂他，口中要杀他的。子求心上不安，想一时无处躲闪，只得到七星桥投子晋，求其护庇。那知数已当尽，乡兵四面大集，连毛子晋也吓做一团，做不得主救他。众人将时子求梟首七星桥上号令，正其弃营失机败，乃公事之罪也。

第三十八回

归氏堡李教头焚身谢家桥刘大痴殒命

不事鲁儒文，惟夸武逸群。弯弓学明月，射雁落黄云。直气贤愚赏，雄风远近闻。祸机伏杯酒，兵变忽遭焚。

刀笔由来会杀人，刘生结怨旧乡邻。今宵欲释从前憾，自蹈危机速丧身。

疑事从来须三思，吉凶相去在毫厘。仇家猝遇同儿戏，莫怪人称刘大痴。

李教头讳显光，号小泉，河南归德府商丘人也。以棍棒、枪刀、拳势教师，行于里中几十年矣。城中本地拳棒教师鲜敢轻与放对者，抑且生长北方，弓马便捷，所以邑中缙绅，如孙光甫、归霁乔辈进京、出京，山东路上必定请他防送。向住归家城，在归氏门下走动。为人素刚直，下人若有不法事，在

主人前每不肯为之隐讳，或啖之以利则愈怒，以故与归氏奴辈不睦。

二月间，因搬住谢家桥，七月十三日归氏起兵，霁乔为首，将名帖请小泉饮结福酒。来僮道主人之意，苦苦邀去，孰料奴辈遂乘机灌醉，即以乱枪杀之，焚其尸于北门外。霁乔为人素懦弱，平日所为半是家奴搀越，况值此大乱纷纷之际，竟缩首掩耳不敢问。当用武之际，而先自戕捍敌者，良可叹也。

刘大痴名裔汉，字还赤。明于刀笔。平日使酒自负，故人起绰号为“大痴”，向居福山之虹桥，避仇迁居谢家桥。十五日夜，福山何羽君、陈震之二人统领营兵，与镇上乡兵往县打仗。黄昏月下，扎于谢家桥双忠庙取齐。

刘还赤，陈震之甥也。还赤以领兵者是母舅，即有旧邻仇家钱六辈，料然无事，且平日与钱氏尚未破面。想还赤之意中，或要候钱六到谢家桥，乘其机会大家修好，所以殷勤去问他吃烟，邀他到家吃酒。孰知钱六反着了疑，心中道：“今夜不是他就是我。”在陶林泉店中黑影里拔刀就砍，坐中人还道是两人厮打，前来解劝，王梅生臂着一刀，右手几乎砍断。陶达甫见还赤已死，且前后左右俱是福山朋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众人一哄走散。谢家桥人人不服，登时鸣起锣来，要与还赤报仇。此时凶身钱六，一道烟走了。何羽君、陈震之着心腹友曹元吉招安，隔桥叫曰：“休放箭，陈、何二爷有话传说。”

因徐曰：“杀人者钱六，今夜虽逃，明日自然拿来正法。陈爷说：“外甥被杀，难道反饶过了凶身不成！但彼是私仇，目前是公事，勿以私害公，何如？”

因此闻者渐渐气平，放福山兵上县。可怜刘还赤面中两刀，耳鼻俱断，左手亦被砍落，血流满地。第二日，伊弟仲明始出敛焉。

第三十九回

何羽君率众围常熟佟固山满载返平江

清师得胜聚琴川，海上云翔不敢前。奋臂一呼人响应，羽君率众独当先。

剃头激变启兵戎，常熟黎民运气穷。才遇胡营施虐焰，复遭骑敌布腥风。排门搜索金珠尽，遍地诛杀子女空。奏凯扬帆舟满载，固山此日树军功。

何羽君，福山人，刘操江麾下守备，加衔游击将军。至是众推为帅，羽君约各乡镇义兵，十六日五更齐集城下，各要严饬队伍，不许混乱参差，听调打仗。及到县，清兵是朝已开船去矣，只留残破空城，尸骸满地，兵众无处就食，乃谋暂归福山，徐图战守。清兵破常熟，传闻大帅佟固山也。既已屠城，十四、十五两日间，尽收拾金帛、子女搬运出南门，装载停妥，于十六日早起，鸣角收军，举棹扬帆，齐唱凯歌，向苏州去矣。

第四十回

灭时营误戮乡兵长退雄兵巧射吃烟胡

戈戟如林起义兵，同声异口灭时营。只因对答音差误，殃及庄窠陶巨卿。

威容凛凛奋前驱，力号千斤身姓朱。矢无虚发雄兵退，方信虞城有丈夫。

时子求死后，凡系曾投时家营者，即指为诈人之徒，乡兵无不切齿，拿住时轻则吊打，重则戮死。有庄窠地方陶巨卿，整顿快船，统率乡兵，合瞿舍钱氏钱冲霄等到小东门外时，乡兵禀何羽君之约，一时大集，枪刀密布，扎住脚，时后到者必盘诘是那里来的。巨卿船上人信口漫应曰：“我们是自家营里。”自字与时字本县土音相似，众人以为时家营也，攒槊刺之，后船钱冲霄等急忙招架分辩，惟见矢石乱下，着伤者、赴水者嚷做一堆，而巨卿已先死于乱枪下矣。

通河桥乡兵是朱南泉统领，十六日早晨闻清师将去，南泉率众蹶之至桥西社坛相近，悄无人声。忽见人家沿街楼底下有一胡装兵，正在吃烟，南泉一矢射之，恰中其腹，其人负痛大叫一声，即听得楼上一片着甲声响，一人被甲者先跳下来，举刀乱砍；这边乡兵的枪早折了十余根。南泉见其势勇，再复一箭，其中人箭倒退，南泉因率众人亦退十余丈之地扎脚。只见楼上约有四十多兵，都披铁甲持兵器，正欲打仗。

适闻西首南塘岸上吹角与海螺，收兵之声甚紧，两边怒目而视，徐徐结阵而退。是役也，乡兵俱是竹枪、木棍，又无甲铠护体，岂能一无损伤。亏杀朱南泉这两箭，所以清兵亦不敢轻易近前。朱南泉即朱千斤，住通河桥，状貌魁梧，武艺出众，有名通邑者也。

第四十一回

残骨肉车焚瞎眼弟梟首级绳络光头僧

结仇连祸怒方嗔，兄弟从来一脉亲。乘乱碎尸如不共，怡怡友爱是何人。

做了光头行不光，头光反去隶戎行。今朝弄得光光乍，浑似西瓜滚道旁。

先是闰六月初八日，福山塘上有蒋氏兄弟三人，长伯鼎、三叔鸣、四季明，同胞兄弟，竟作切齿不共之仇。此时正是剃头令下，人心不服，上无县主。叔鸣欲倾乃兄若弟，暗约地方无赖，于是日借友人家设酌，结福为盟。

伯鼎访的确了，伏羽党于路旁丛豆中，觐叔鸣出门，先捉住狠打一场，刺瞎其双眼，叔鸣调治二十余日，眼虽瞎而不死，乃计投时家营，将来报冤。伯鼎忧之，乘七月十四日城破，杀人如草菅，总不算账之际，阴约族党，于十五夜三更破门而入，从柴底下搜出其党徐若之，预备松香黄豆破车一部，活烧杀于基后，扫骨水中灭迹焉。

光头僧，谢家桥双忠庙旁庵中僧也。于春间投此庵居住，系北方人口声。

十五夜因何羽君在双忠庙扎营，和尚遂央褚德卿引进，愿投部下。据云，向系兵人出身，所以皮盔、皮甲、器械尚在。羽君见其武艺好，口中许诺

，是夜茫茫然，未编入队伍，此僧即戎装随众乡兵进城来。原来此僧是闯过营头、抢过人家的老手。一入城，竟撇了众人，自去搜抢东西，缠在腰里；又抢些冷酒，吃得烂醉，走到王家桥，独自一人在途中乱闯。适遇福山兵问之，和尚漫应曰：“我是何家营里。”是时，人所憾者胡来贡，胡与何声音相似，况且未编入队伍，福山兵并无人认得，遂拦住盘诘，和尚醉中性起，拈枪就刺，众人发声喊，一齐上前，和尚拔刀乱砍，早折了三四根枪，终以人多拿住。剥去皮盔，却是一个光头。众人就疑他是清兵奸细，和尚该死，因说李家桥庵下庵僧是我道友，众人遂押至庵前，询之庵僧。庵僧骇不敢认，众人就把和尚砍下头来，用草绳做一绳络，好似西瓜一般，提到谢家桥经过。在酒家吃酒，放在道旁，沈叔鸣见之，大叫曰：“这是庙南庵中和尚，为何杀之？”其人落荒，取之就走，口里说：“是鞑子头。”原来其人直到何羽君处请功，羽君见而怜之，因命将头与尸做一处，修书与里中陶慕溪，具言军中误杀之故，求其助棺木一具葬焉。

第四十二回

严子张调兵收凌四黄思竹定计剪张三

飞熊胆大敢当先，独霸村坊局量偏。收服投诚拜麾下，同心协力守琴川。

常熟僵尸流血，九乡虎踞梟张。张三暗欲劫军粮，思竹机谋相向。为首一刀两段，教师推堕桥梁。伏兵四起动刀枪，顷刻满船了帐。

《西江月》

是时乡兵既起，上无王法，遂挟仇报怨，以强欺弱，互相屠戮。有凌四者，号飞熊，初与胡龙光为党，与严子张作仇。子张恨之。至是飞熊在练塘地方团聚乡兵，为首独霸，子张率兵攻之，以钱效初等为军锋。飞熊领兵出战，子张相度机宜，献兵首尾夹攻，飞熊大败，穷促请降。子张爱其胆略，收为部下。

黄思竹，大义桥富翁，二子茂之、瑞之，俱在学院衙门做承差。张三，小市桥人也。两家都团结乡兵，互相忌刻。张三想黄思竹家富，谋以借粮为名，出其不意捉住思竹父子，绑起要杀，自然有银子到手。

孰知机关漏泄，黄思竹已知其来之日期甚确，预将乡兵埋伏停当，把人家门闼都关，像佯为不觉的。那张三驾大快船两三只，约有四五十人，行到大义桥下，见寂无人声，即同拳棒教师先跳上岸，分付司务守住大桥，自己竟到黄家问道：“思竹在家么？”走到门首。原来思竹、张三虽住居附近，面孔从未相识认，思竹上前回道：“问他怎的，你姓什么？”两人各怀要捉之心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只手已大家挽住，右手各去腰间拔刀，张三刀鞘紧涩，急拔不出，早被思竹连肩带项先砍一刀，张三临死喊曰：“求全尸罢。”思竹那里

管，再复一刀，张三已跌倒在地。

思竹有母舅，年纪虽老，乡间人还有膂力，手脚便利，身穿短白布衫，足趿草履，却从桥东走过桥来。那司务眼只见看着张三，不提防这老儿动手，被他一推，倒撞下水去。及船上人要登岸时，四面伏兵齐起，门闾里与对河东西两岸俱是乡兵，围拢乱杀，又杀死十余人，余皆弃船赴水逃命而去。此事若非思竹先知，预定计策，几被张三暗算去了。所以机关必贵密也。

第四十三回

肆抢掠周伯襄忍气报冤仇苏君望吃亏

揭竿斩木动刀兵，守分存仁祸及门。魍魉昼行无忌惮，伯襄濡首莫伸冤。

乡兵扰乱天昏黑，吮血磨牙争尚力。纤芥微仇称大冤，睚眦小忿动诛殛。弱之肉，强之食，苏君狭路遭威逼。只求死里得重生，遑问理之曲与直。

《鹧鸪天》

周伯襄，水西当公正地主，忠厚老成。因本境宁静，尚未聚集乡兵。地邻曹翠峰。周氏图民与伯襄有小隙，渠有亲戚在谢家桥，知其无武备，纠合桥头无赖徐梅、蒋大、曹梅溪兄弟等五十余人，白昼罗头鸣锣呐号，执刃围基，抄抢一空。

伯襄后知为谢家桥乡兵翠峰之所勾引，持名帖亲到谢家桥告诉亲友，要追所失家财什物。翠峰情知理亏，央陶慕溪、王瑞廷等设酒陪礼，说以利害祸福譬喻，百般劝解之。伯襄见如此无法无天世界，叹口气而归，真正小人得志之时也。

苏君望父子、叔侄，俱作二十四都，分管皂隶。与图中一人日前因当堂行杖有睚眦之忿，至是君望避乱居乡，住新庄庵之南。其人纠党八十余人，罗头持械鸣锣呐喊围基，捉来吊打。赖里中长者陶慕溪等群往劝解，君望出银二十四两买命，始得脱网逃生。后其人下海为曹大厅兵所杀，吃亏反重于君望焉。已上皆聚结乡兵之祸也。

第四十四回

洪知县练塘村被困顾秀才北水门耀兵

赴任匆匆到练塘，乡兵扰乱势猖狂。舟行水国迷乡导，发式金钱难掩藏。雷动干戈四望起，云从隶卒一时忙。解纷不遇老成谏，险把仁慈父母伤。

城郭新经残破，街坊绝少人烟。龙光闹乱扰琴川，又遇书生愚见。失火池鱼殃及，亡猿林木祸延。耀兵张示六门传，徒教黎民胆颤。

《西江月》

洪知县讳一纬，清朝开国常熟县第一个知县也。是时乡兵大乱，城中又是空的，不敢竟来上任。练塘村离南门外三四十里，洪知县先到此驻扎，打探消

息，孰知正落在凌飞熊手里。飞熊是心粗胆大、无天无地之辈，统领乡兵团团围住，鸣锣举炮，杀将拢来。洪知县吓得魂不附体，手下人皆是剃发的，都乱窜起来，跑的跑，躲的躲。

凌四拿住知县，细细唾骂，又要打，又要杀，正在危急，亏得乡绅赵景之在彼避乱居住，忙遣人分解曰：“知县是父母官，若弄杀了，必然又惹出大祸来，断断不可。”因此洪知县得以单舸返棹。仍投土都堂处请兵去了。

顾秀才，已故乡绅顾郎仲之孙，讳铠，号生辰。原是学中廪生，投义阳王部下。八月十二日，同曹以增洞庭，周参将统兵三四百人，由福山往县北水门扬旗呐喊。坐瞿家园上，张示六门，要想守住常熟，与清朝打仗拒敌，派民兵上城守护。百姓眼见得前番胡龙光如此奋扬威武，究竟清兵临城，不出一兵，不折一矢，望风逃遁，反为严闭各门不许放出之故，连累男女杀死，弄得家破人亡，那个肯再来上前帮助？顾生辰见人心惶惶，又闻知得洪知县到练塘光景，料然不日又有大兵来到，所以连夜乘月色原退到福山，下海而去。

第四十五回

烧县堂公安取火药投吴郡伯韬领号旗

公安起义练乡兵，谋聚军资助请纓。火药延烧因失足，巍巍大厦一朝倾。丧师愤激竟漂洋，万里从戎死战场。威震闽南名不朽，身膏野草骨犹香。村镇乡兵各逞凶，互相仇杀乱如蜂。伯韬奸计投吴郡，暗自归清先顺从。

赵公安，庠士赵君平之子。从幼习弓马，学兵法，多膂力者。考过武场，家资颇殷实，住猪虎墩地方。至是统领乡兵，竟到县中库里取火药，自己军中应用。谁知手下众兵扛一龔火药，刚刚走到大堂上，失脚一跤跌倒，恰好击出火来，把县堂烧坏。公安随即下海投义阳王，并妻孥及部下愿从者，飘然而去，田园屋产俱被籍没，祸因其烧毁县堂也。后闻其仕明，官至总兵，在闽中殉难焉。

朱伯韬向居苏州，附居常熟，为人刁险，工于刀笔者也。避兵搬住大义桥，蚕食一方。因合计杀了张三，日夜防小市桥乡兵来报仇，伯韬遂心生一计，竟同里中为首者潜往苏州投顺，具言县中乡兵虚实，若大兵到临，愿为内应。土都堂即差降弁萧世忠领兵到县，暗给伯韬号旗，嘱其密为乡导。而常熟再遭屠戮，实朱伯韬召之也。后伯韬为乡兵长戴次山所擒，次山潜凰里大族也。为人忠直勇敢，因不愿剃发，随义阳王入海。

第四十六回

献密计三路下琴川恃梟勇百人坐察院

乡兵扰乱多凶暴，仇杀纷纷莫诉告。胡马云屯不敢侵，伯韬暗作乡导。投姑苏，给旗号，指日烟尘堪迅扫。更兼借箸向前筹，军马密教三路到。

《鹧鸪天》

客将挥扬气励云，自夸骁勇冠三军。百人不满屯察院，何异驱羊入虎群。

朱伯韬随献计与萧参将，大意云：九乡四镇乡兵无非各保村落，互相仇杀，不足为虑；只有严子张一军在南门外三里桥出没，福山营兵与县城悬隔四十里，鞭虽长不能及马腹，若用三路人马克期攻其无备，县中是一空城，自然唾手下矣。萧参将因诈传令，差夏都司统满洲兵六百人，从太仓旱路而向西入，徐元直领水军从西湖南而入，萧参将自统大军从州塘大道水陆进发，订于十五日发兵，十七日到县。朱伯韬信以为实，得意先归，其实土都堂已檄四府提督汪统劲兵二千员，钱参将副之，萧参将不过领四五百人，别作一小营为乡导耳。

夏都司、徐元直俱世忠部下领兵官也，共有三千多兵，竟从大道，亦不分三路，直捣常熟焉。义阳王军中有一将官，原是徽州府人，姓毕名九龙号挥扬，崇祯朝征流贼的援剿总兵。他自恃骁勇，枪尖到处无人可敌，所部不过百余人，誓要与清兵打仗。十七日午牌进城，竟坐大察院虚张声势，其实毕九龙不晓得，是夜清朝大兵真正又将到也，伯韬以为得意，但不满二年，遭戴氏之祸，天道报应。

第四十七回

严子张兵交华荡毕九龙师溃山北

清师夜驱兵，波光映月明。舟来如蚁集，炮发似雷轰。后队军方合，前营阵已倾。力微终莫敌，星散各逃生。

五更敌到势如山，水陆交攻已入关。众寡难支无固志，北门突走得生还。

是夜，严子张驻扎连墩浜，及莫门塘等处，出哨夜巡，正轮着凌飞熊。

二更时候，飞熊领命统所部五六十人上船而去。子张寻思，凌四是心粗胆大之人，恐怕去搅扰地方，生出事来，分付众人守营，自己领百余人，随后巡缉。相去不上二三里之程，前军凌飞熊方下华荡。只见月下隐隐有船自南而来，急忙喝问，竟不来睬。看看较近，约有六七只小船，搜的箭响，早把凌家船上水手射落水中。飞熊见势头不好，急开炮时，打翻了一只敌船，那船竟不肯退，箭如雨点，再开第二铙时，敌船已无数拥来。又开第三炮，已慌了手脚，连自己的船也翻了，遂弃船下水，各自挣命而逃。严子张在后听得前船炮发，急催人赶上，只见敌船没涯岸涌上前来，也放了三个大炮，打翻了几只敌船，须臾，短兵相接，箭如急雨。子张手下一人甚勇，身披重铠，捷若腾猿，竟跳上敌船，所向无敌，连杀完了三四只船上人。回头见子张之众伤的伤，死的死，落水的落水，连子张也跳下大水中。其人一眼觑定子张，也跳下水，从乱军中捞救起来，负在背上，登西岸，飞也似走脱了。闻是时落水者甚多，子张

身穿铁甲，直堕深渊，下边似有物托起之者。仰面见天上一星，因此勇士得以捞住救脱，亦是大难不死，吉人天相也。

此时，清师前锋是四府汪提督所统，随后萧参将、钱参将、徐元直、夏都司，及知县洪一纬、监军巡捕陈日升，共有三千多人。既破华荡之兵，一路并无拦阻，悄悄直到南门，已是五更天气。见城上守护无人，仍从前月破城时缺坏处爬进城来，开了南门，放大军一拥而入。毕挥扬在察院中，听得六个大炮响，料道有大兵到，领兵扎在凌驾山，乘高眺望，清兵一支从小东门，一支从西门，作两翼，大军竟冲到县前。毕家兵见了，落荒退出北旱门时，背后清兵急赶。挥扬且战且走，从山僻小路而去。清兵恐有埋伏，亦不追赶，收军入城，为据守之计矣。

第四十八回

批黄旗洪父母止杀给告示陈监军安民

县尹初莅职，烽烟犹未熄。绎骚动乡城，民命多戕贼。何以得保全，批旗止杀力。渴时易为饮，饥后易为食。略展提携手，黎元咸戴德。

为因留发启兵戎，荼毒生灵民困穷。县佐监军施善政，大寒之后遇春风。

孰知清朝新令，凡系剃发者一概不杀，城内城外此时并无一人剃头，所以兵丁肆行杀掠止据。陈敏侯住大东门外木行头，同居有钱明之，训蒙为业者也。十八朝晨方出门，要往大东门卖布，忽见城上有人头是红的，转身叫敏侯曰：“不好了，为何城上都是红头人？”敏侯应曰：“想是昨晚到坐察院的海上毕家兵。”言未绝，早有箭射下来，仔细看时，都是红缨帽清兵。

二人急忙挈妻孥走时，桥梁俱已折断，把截得水泄不通，南北两头渐渐围将拢来。二人无计可施，才把妻子藏过，刚出后门，身子一齐被大兵拿住，把刀背乱打，绑到小东门外陈磐家大楼下，细细拷炙夹打两人，打得体无完肤。

过了一夜，第二日钱明之已被杀死，敏侯亦拖倒要杀，凡七八次，还亏口里放松道：“身边没有银子，我那邻家却是富的，定然有处搜取银子，愿领都都爷去。”敏侯之意，不过骗得身子到家死了，庶几尸首还有寻处，因此冒雨原牵押到木行头来也。是数不该死，恰到雁港桥，正遇无数兵丁船只，俱要进华圩里打粮。原来华圩是近城水区，百姓避兵的多藏于彼芦苇之内，因此就带敏侯上船。一进华圩，大雨中但闻人声鼎沸如雷，这班兵丁抢得热闹，敏侯得以乘间逃走，到五渠村兄弟处去剃头，然后才敢回家。

洪知县思进衙门，因县堂烧坏，就坐在小东门内广济桥下、已故乡绅陆羽明旧宅中。他大张告示，要百姓剃头发，且教把黄布一幅做小旗，上写顺民某人，随用正堂印信朱批为照，可以各门出入，并无拦阻；又教百姓领家小进城安插，而城中渐有生意矣。

陈日升，辽东人，才谓敏捷，土都堂就着他监军，故有监军巡捕之衔。

坐在南门里大街上顾伯谦旧宅中，正虑缮写乏人，陈敏侯是捕衙书手，困被打伤，扶仗投见，陈县丞大喜。敏侯因禀劝他各区图发刊刻告示，以代黄旗之所不及。凡百姓们领得监军巡捕陈告示一幅，贴在门上，兵丁就不敢擅入，可以保全一家，因此城内、城外及各村镇乡民获全者多，而民心渐渐归服矣。

第四十九回

援常熟舟师布海破江阴火炮连天

百万雄兵纸上夸，声张虚势眼前花。可怜一片东洋海，权作王侯将相家。

江阴自古澄江地，吴有延陵，楚有春申，江左风流不乏人。忠臣义士同死守，火炮如云，百里声闻，玉石无分血洒尘。

《丑奴儿令》

是时，海上大军从崇明直到杨舍，北至狼山二百余里，舟师布满，说是义阳王、李太傅、田军门、荆监军、胡来贡、顾容等，各拥战船，摇旗擂鼓，呐喊放炮，大张告示，声言集雄兵二十万，指日登陆打仗，救援常熟、福山、江阴等处，不许百姓剃发。百姓凡住常熟以北沿江一带者，欲不剃头，恐怕清兵杀掠；剃了头时，又怕明兵登岸，性命不保，真是事出两难，有倒悬之急，汤火之危耳。

江阴自闰六月起义兵，在曹乡宦家杀了知县，百姓共推严典史为主。此时邻县惟无锡，清兵一到就降，不动刀兵，常熟则推严宦为主，聚乡兵抗拒，故一时俚谚曰：无锡人一炷香，江阴人一把枪，常熟人严子张。言惟江阴人倔强也。豫王晓得，即差降将花马刘统军征剿。岂知江阴城最坚固，义兵勇敢异常，一连相持六十余天，杀死清兵无数，添兵几次也尽行杀完。人言若处处像江阴，大清兵岂能越江南一步！

豫王大怒，特调贝勒王统大兵，又将江船装载火药、铳炮无数，期在必克。一到，即将刘帅捆责，分兵先抄断各处村镇救兵，然后把城池围得铁桶，四面俱布置大炮，于廿一日子时攻城，城上亦将铳箭打下，自子时至辰时，百里内外惟闻炮声如万雷俱发，两边人马死伤无数。辰牌已后，城内火药及长兵已竭，城上人立脚不住，凭外边火炮打到，午后城垣俱已倾塌，四面鼓噪，一涌上城，百姓犹思巷战，俱埋伏在儒学里，察院里，及人家大宅中，踞住厮杀，终无降意。直至日晡，严典史已歿，领兵头目及乡兵不留一个，方收营住手。共计前后杀死清兵五六万，乡兵死者亦不下十余万，城中凡系街巷井厕中，尸骸俱满，诚唐世之睢阳再见也。

第五十回

脱险厄季生出火宅显果报姜六入空门

江阴城陷戮人民，塞巷填街血染尘。暗里挥戈图壮士，闹中跃马出重围。临危制变如反掌，料敌藏机若有神。草泽英雄非谬语，季生真是胆包身。

半世弓刀混客尘，方知孽债是前因。云深采药期刘阮，谷口逃名谢子真。火宅得离心自净，莲宗同契智常新。万缘放下从兹去，不向人间误此身。

次日搜捕城中民居，斩草除根，老幼不留一个。闻有一秀才，姓季名星，字梦白，原是文武全才，兵败后只剩短枪一根，独自归家，大开重门，坐在书房里。

其家宅颇宽大，进门道屋方是厅，厅后是遮堂，大楼从厅廊下转弯，一个大圆雪洞里面，就是书房门。只见一兵身跨利刃，走进门来，东张西望，道是无人空宅，信步走到书房门首。不防梦白却隐身在门边，持枪就刺，正中面门，倒地而死。梦白把死尸擗在隐处，取其利刃在手，续后有一甲士手牵两个少妇，乘马入门，见是空宅，意欲将二女行淫，二女口中叫苦不住，竟牵上厅。走进厅后塞门，方抬头细看楼上，梦白尾其后，悄地赶上一刀砍翻，遂剥下其人头盔、衣甲、号带，依样整齐穿起，教二女依旧口中叫苦，仍乘马走上大街，手牵二女，闯出东门。于大难之中而作此行迳脱身，非有陈平之智、姜维之胆，不能也。

又闻有一人兵败，走到城隍庙神座下躲避，夜闻似梦非梦，闻神言语，计点杀戮簿上姓名，次及其人。旁有鬼判禀称，此人该明日杀于姜六髻子之手，其人方为骇异。次日辰牌，适被一兵进来搜着，一把拖出要杀，其人大言曰：“且住手。我问你爷姓姜，排行第六么？”兵应声曰：“你为何却认得我？”其人告以夜间神明显灵预报之故，姜六即投刀叹曰：“我和你冤冤相报，几时方休。”因令其人脱衣一件，连砍三刀，作杀死之状，遂拉同拜神明立誓曰：“生生世世无相害也。”一力保救其人性命。即翻然向善，立志弃家，同遁迹为僧，后来坐化而去。

第五十一回

徐子春穿红被难毕辉扬赤体脱身

锦衣玉带跃青骢，昔日靳王立战功。无勇夸张徒殒命，子春端的为穿红。

南下扬旗举炮，北来挟矢张弓。谢家杀气正凌空，两将兵丁各统。辉扬出阵未整，震寰水陆齐攻。曳兵弃甲走如风，这个将军中用。

《西江月》

徐子春，即徐梅上墅桥徐孟遂之子。幼时生得清秀乖巧，及长却做了无赖之徒，赌钱吃酒，扎火囤、吃白食，与谢家桥蒋大、曹梅、王先玉等一班共有三四十人，投了毕家营，在义阳王处给了都司扎付，互相自称为某营某爷，在

地方作祟。此时有高奉山，浑名高老大，原是沙民舵工出身。为他海道熟便，曾做过船上哨官，避乱依居于范巷。他有一件大红绸箭衣，倒也鲜明。子春一见，生心要他的，问他借来穿在身上，连日甚是冠冕。八月廿五日，清兵到谢家桥。先是廿四日黄昏，有陈家桥沈左泉子沈宁宇在县作掾，他听得消息，随潜报两塘亲友，所以傍塘居民俱各黑暗冒雨预先躲避。廿五日黎明，遥闻北水门外放炮三声，知为起营炮矣。

随有四府提督汪硬牌一扇，从四十五都传至二十四都，着地方火速遍谕，大意谓剃发者为顺民，顺者抚，逆者诛等语。又闻北谢家桥炮声，却是毕辉扬统兵到。辉扬意谓如此天雨，县中必无出兵之理，安然扎在大树下民居。

地方人算计，若是今日两军相遇，在此打仗，决然延烧，拆毁房屋，杀害许多无辜百姓，疾忙抄写牌面与辉扬看，且告以清兵即至，不可留停意。辉扬听了，忙唤起营，而清兵如疾风骤至，见辉扬之众北走，乘势追蹙。

徐子春不过是无智小人，他平日兵法武艺分毫不晓，见后边追赶得紧，他便使起小乖来，向东首小路，同陶达甫两人便跑。达甫是随身箭衣，且去了罗头白布，及手中兵器，所以走脱；后面追兵见一个穿大红的，料是个要紧人，分兵舍命追上，拿来杀了。孟遂一生惟有此子，竟作无祀鬼矣。此时辉扬走得力乏，先把盔甲罗头之具卸了，又走二三里地，连衣服都脱了，赤体拖枪而走，还亏路有木桥，但过桥时即忙拔断。清兵将船渡过水口时，辉扬又去了一段路，直赶到陈家桥北张泾口，方才拔断木桥，脱身而去。

第五十二回

三军众冒雨打粮两塘民弃家逃命

火炮连天旗帜张，福山塘作战争场。只道驱兵去打仗，谁知回首就搜粮。鸡猪鸭，犬牛羊，贫富囊资扫一光。黎民冤枉无伸处，风雨潇潇哭断肠。

《鹧鸪天》

雨急风狂兵忽来，穷檐僻巷尽生灾。天教杀运行应遍，数里干戈动似雷。

是时，两军相去不满一二箭之地，却好福山大营里听得人声如沸，料是打仗，忙发号炮。一个清兵听得，即时陆兵驻脚，水军转船，以打粮为名，登两岸杀掠。那百姓们只道清兵是为与福山营打仗而来，不提防他登陆深入大网兜，反从北首杀转南去，走得快活了性命，走得慢的，及在家妇女、家私什物，从陈家桥直至上墅桥南，两塘各深入三里地面，杀抢一空。毕辉扬走到福山，扬言曰：“趁他在彼打粮，船只身伴俱重，急出精兵击之。队伍一时难整，可以得志，九龙愿为前部。”奈诸营莫有应者。因此清兵直至黄昏，满载进城，旁人以辉扬为庶几知兵机者，惜其言不用耳。

谢家桥跨福山大塘，居于三十六里之中，又名十八里店。地方公正塘之东

是曹氏，塘之西是陶氏，自十八日清朝大兵一到，两塘百姓并无人敢进城，海上兵又不时在地方搅扰，故此城里到桥头十八里之程，却像远了几百里的，消息不通。两公正深以为忧，因密教已经剃发的周明甫，悄地进城禀萧参将，备言两公正所以不能进城者，实因剃发一节，事出两难。萧参将道：“本府前日为海上人所逼，退屯谢家桥地方，公正甚是有情，今你既来具道情由，本府不日提兵到福山，所经谢家桥不动刀杀戮了。”所以此时大兵直过了谢家桥北，方动刀兵，至陈家桥杀人最多。凡沿塘树上、桥上人头都挂满的，谢家桥塘西姚泾口，只箭伤了一个李湖州。朱泾内顾秀甫家门首，杀了一个王老儿，其余拿住的并不曾伤命，实出萧震寰之力也。

止据。

朱泾内有丁承卿者，被一兵赶上，料不能脱身，跪地告饶，其兵人举刀就砍，反被承卿一把抱住，口中大叫饶命，后面三四个兵反来劝解，因此承卿得以获全。坊浜内观音堂里曹家基上，尚躲精壮者二十三人，商议剃了头，与兵丁打话，只望保全家私。谁想兵丁三四百人大雨中风卷围来，发也剃不及，一哄望瞿舍泾对东走脱，凡家中所有，任凭将船装载，搜索无遗。傍晚遥闻福山塘上吹海螺声，虽知其为收军，然犹疑其就在地方扎营，至日晡方寂，无人声焉。是夜，大兵虽去，次日海上兵亦不轻易来屯扎，里中剃发者居十之八九矣。

第五十三回

弃荣华挈家归故里遭掳掠冒死赎亲儿

明甫遇偏奇，寓姑苏值乱离，抚台标下寻生计。一朝得时，金宝家私。荣华富贵如山势，事难知。避兵逃难，依旧是贫儿。

《黄莺儿》

男妇互搀扶，胆惊惶泥又涂，双双子女都遭捕。祸称剥肤，只剩微躯。太仓拚命寻头路，泪痕枯。多方揭债，赎得掌中珠。

《黄莺儿》

乱离之世，妻儿难以保全。前回所说，已经剃发周明甫，其父季雍，原是作掾的。父死后连遇官司，家道消乏，搬到苏州城里做小生意糊口。六月初一日，清兵进城，生意绝响，只得投兵吃粮。土都堂见他人物伶俐，收为亲兵，妻子也住在营里。土都堂亲许道：“若平定地方，你也少不得有官做。”

一个穷人骤然间吃也有，穿也有，便似升了天一般。闰六月十一之变，乡兵围城，抚台扎营北寺，又退屯府学察院，俱作灰烬。明甫想道：“一身不打紧，连累妻子都死怎处？”一时着急，所有资财俱弃置了，领了妻子，乘间道走出齐门，回常熟故里住。不上三五日，早有人报知福山把总芮观，差人链锁

去吊打，赖地方亲友去保结他是难民，并非奸细，得以释放。后来到九月十六日土都堂按临福山，明甫哭禀求他复旧役，抚台此时正想恩招离叛，也不作威，徐对他道：“你擅离队伍，私自逃归，本该军法。如今你得活性命也尽够了，还要想任么？”竟不肯复收用。明甫因恋妻儿，弃着富贵，依旧是一穷人，然一家得以完全，也算将上不足，比下有余矣。

又有顾季甫住朱泾内，廿五日早晨，因雨阻，妻儿一家俱未出门，直待大兵四集，方才冒雨逃生。不上一里路，季甫夫妇落水，早被一队兵拿去。

因他身长力壮，认是海贼，解到营中。季甫辩称身是粮书，故此转送与洪知县审。幸得堂上人认得的多，得放回家，方知子四官、女观姐，通被汪家营捉去，门内杀死一邻家姓王的老儿尸首，家赀尽行掳去。季甫一生惟此子女两人，夫妻痛哭不已，直到九月下旬，访的汪提督营在太仓州驻扎，禀过洪知县，给了护身批，冒死一身闯到太仓州去。

一进城门，恰好遇着旧邻弘二。弘二者，崇祯辛未年冬，一脚踢死胡家庄上张龙，避仇躲在太仓者也。季甫告以子女被掳，前来寻觅之故，弘二应道：“不妨，我也现在此当兵，汪家营里我都认得，到我家歇了，明日陪你去寻如何？”季甫就依了他，一连在街坊各处走了两日，并无踪迹。到第三日午后，只见营船上一穿红孩子，仔细一看，正是顾四官。季甫站住，目不转睛，那四官亦已瞧见，只不敢做声，船上人觉晓，忙问道：“岸上是什么人，你看他？”四官才说道：“是我的爷。”那班人忙把四官抱进一个大宅子里去了。季甫就跟定，叫苦连天起来。原来这将官姓王，兄弟两个，俱在汪提督标下。廿五日掳得顾家姐弟，王大无子，见四官眉清目秀，年方一纪，要他做了儿子；王二无妻，见观姐十七岁，生得美丽整齐，就把来做了妻室。

此时哄动门首。王大就出来坐堂，两边刀斧弓箭手摆列得锵锵济济，吆喝起挈（qiè，音切）——带领。

来，把季甫绑进，跪在庭中。季甫禀称身是常熟粮书，一生只有此男女二人，望老爷开恩放还。王大喝道：“你明明是海贼奸细，来此打探消息。”喝教砍了。季甫又禀：“现有洪知县批文，并非奸细。”王大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把洪知县来压我么？”连声喝教砍了，季甫大哭不服。只见一顿乱棍，打将出来，王大亦退了堂。到第二日，季甫投了太仓卫旧相识徐海山，转央王将官现在房主进去说合，具道顾家拚命必要子女回去之故。王大随与王二商量，要兄弟止放还他女儿，王二不肯，要大哥单还他儿子，兄弟两个分颜起来。

外边房主又立等回报。原来北方人性直，亏这一拗，便道：“放便两个俱放，不放便两个俱不放，只是要足色纹银五十两。”季甫没奈何，只得央徐海山借加一债银五十两，使费停当，领了四官、观姐下船而归。乱离之世，父子

不能相保如此。

第五十四回

周穿珠救途人得报邹彦之善歌曲保身

作善从来降百祥，周君此日免凶殃。片言解救贫儿急，数载怀恩永不忘。

一才一艺不亡身，曾见邹君事迹新。歌舞吹弹非急务，将军已解眼前嗔。

《太上感应篇》云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。”；又云：“善有善报。”

大凡平人处世，难道就有银钱应人，就晓得他是个有出迹的，交结他不成。

。

但就语言举动间不刻薄，与人方便，或者后边还有应验处。至于吹弹歌舞之类，虽非正经，然一才一艺，或者也有用着处。

我今说小东门外，有一人姓周，排行第二，父子三人专以穿珠灯为业。

周二在崇祯末年，父兄俱死，只剩一身，住在迎春桥下，沿河朝北租一间房子栖身，苦不可言的。八月十八日，却被清兵拿住要银子，这老儿是老实夯货，凭这兵丁乱打，再三回道：“没有。”那兵丁扯他到大街上，只见都是杀死的人，就是一刀砍着肩膀。那老儿杀猪也似喊起，早惊动了一位救星。

见一个人在人丛里捱进来，忙喝道：“不要动手。”那人身上穿得齐整，像一个小小将官，仔细把周二一看：“你做甚么的？”周二应道：“小人是穿珠灯为活的穷人。”那人又对众兵说：“放了他。”周二就跪下称谢。那人扯住道：“不消我救你，你住在那里？”周二随领到家中。那人见周二半身是血，讨砍伤处看看道：“不妨，有药在此，与你敷定扎住。”差手下人与他剪去头发，又把酒食与他吃了，临去分付道：“老人家，你只是睡在家里，不要出门，门上我已有记号，无人来搅扰你了。”又赠米五六升，说：“我停一两天再来看你。”周二睡在床上想道：“一样营头里人，为何如此这样好？也是我前世结来的？真是再生父母。”停了两天，伤处痛渐渐减，可忽闻门上有人敲响，周二不敢应，那人口中道：“死了？”周二才敢应声。那人大喜道：“我说不妨。”依旧把药与他收拾停当，又赠斗米酒四五斤而去。

到廿四日又来，手中持钱一千文赠之，口中道：“我明日要到福山去打仗，你只睡在家里，自然没人上门的，停几日再来看你。”到廿七日，周二肩上已愈，此人又来赠衣包一个，都是粗布衣服，口中道：“你是穷人，赠你遮寒。”又送米三斗。周二满口念佛拜谢，那人笑道：“我如今别你要到太仓去了，你到我船头去看看。”周二跟到河边热闹之处，见是一只快船，船上早有三四个差不多都是将官打扮的，先在那里吃酒。那人将大碗劝酒，道：“我晓得你量洪。”一连五六大碗，周二谢道：“如今已醉，吃不得了。”

那人又道：“船稍里还剩下小半瓮煮酒，一发连瓮赠你老人家去罢。”因

说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？”周二满口谢道：“小人正要请问将爷高姓大名，回去设长生位，朝暮焚香顶祝，拜谢再生大恩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多感，不消。”

只不肯说出姓名。又道：“你真个不认得我？”周二道：“委实不认得，想不起。”那人对周二拱手笑道：“我如今也算报了你了。你记得崇祯十四年，在南濠街上铜器店里，曾与你会过的。”言罢，即开船作别而去。

周二如梦初觉，才晓得这将官是铜匠出身，南濠街铜器店是周二做熟的主顾。十四年是大荒年，周二偶到店中买珠灯上所用物件，只见此人身穿破衣，站在门首，凭店主人发话，只不开口。周二便问其缘故，此人才说道：“小的是南京人，向在此做工，就赊些货出去，担上做生意的。不期这两年遇此荒歉，生意甚苦，所以店帐不曾还得，适才朝奉遇见，把小的货物连担拿去了。这是小的自己不还的不是，只是这副担，小的一家要活命的，若朝奉今日取去，明日一家就都要饿死，求老伯伯说个方便。”言讫，声泪俱下。

周二听了，不觉惻然，即对店主苦口劝解，店主道：“他赖了店帐一去不来，连工也不到我家来做了。”铜匠接口道：“只为欠了宅上店帐，没面目来做生意。如今甘到朝奉这里做工退帐何如？”店主道：“就做也退不得这许多。”

周二劝道：“小弟有两不相亏的道理。将这担中货物，主人收起一半作过银子，剩一半还他去做生意活命，结欠之银教他写个约票，陆续做工还清何如？”主人道：“只有一件，没有保人到底不妥。”周二是热心肠的，便应声道：“小弟就做保人。”主人点头肯了。那铜匠感之不胜。周二随与他把铜器分开作价，代笔写个约票。店主大喜，留周二吃酒，就留那铜匠陪伴道：“你两个真是有缘千里，大家吃杯酒去。”此事已过了五六个年头，况且此人昔年衣衫褴褛，今日遍身锦绣，那里还想得起？周二片言解劝，与人方便，就亏这铜匠救了性命。正所谓：一叶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也。

谢家桥坊浜内，有邹彦之者，本福山人，自幼喜欢串戏，吹弹歌舞，写一笔梅花体字。其时家住曹家西书房园上，每年种菊，收拾些名花盆景，交夏进山，贩卖茶叶。客到清茶一啜，座中无非丝竹管弦，是一个极有趣的朋友。八月廿五日，遇大兵打粮，村中留得二十三人，在东首观音堂中避雨，商议剃头。彦之刚剃了，见兵丁从西首北首围将拢来，众人一哄，冒雨突围而走，彦之走不及，只得躲在坝东对河人家茅厕里。那茅厕是芦苇做的，壁外边先已瞧见，只见对河一个将官模样，身穿锦绣的，拈弓搭箭，喝道：“快走出来。”彦之只得应声道：“不要射，来了。”那官儿拿住彦之，就教他提着四五只鸡，又抢得南城河倪异乡女儿，一发教他驮了，直送到上墅桥船上。彦之口求放回，旁有一人说：“拿他去。”那将官模样的问道：“你做甚么的？”彦之应

道：“是唱戏的。”其人就回嗔作喜道：“是唱戏的，怪道你口头如此便利。”对同伴道：“不要难为他，放他去罢。”彦之叩谢，又求道：“倘或中途有兵盘诘，望老爷开恩。”那人又分付道：“只说杨都都放回来的，就没人拿你了。”彦之依其言，果然好好从兵马丛中，并无拦阻，直踱到家。岂不是一艺之微，也有用得着处之验乎！

第五十五回

换营装小帽称得胜改服式人头戴狗皮

遍地干戈众若狂，衣冠一旦换营装。却嫌小帽名猥鄙，得胜更题邑播扬。

大清初平南土，服式俱仿满洲。衣冠文物一无留，不见长巾大袖。

宵小昂头得意，贤豪俯首含羞。貂狐海獭猝难收，剥取狗皮同凑。

《西江月》

民间服式，乃时王之制。明朝时，天下人自天子以至庶人，俱挽青丝髻，戴网巾，网巾之外乌纱帽，身穿圆领，腰系宝带，是士大夫立朝坐堂公服。

其平日燕居与读书人，俱戴方巾，百姓则带圆帽。夏秋所用大顶综帽，每顶结他要工夫百余日，价银值五六两。至弘光朝，忽然改换低小如盔衬式样，名为“一把揸”。严子张为乡兵长时，见乡兵都戴一把揸，因分付道：“一把揸之名甚不相称，今后须要改口叫做‘得胜帽’。”由是不论贵贱、文武、上下，人人都戴得胜帽。及至八九月间，清朝剃发之令新行，不许戴网巾，俱要留金钱小顶，从满洲装束。其凉蓬子一时无办，竟取人家藤席藤椅之类，割成圆块，摺来权做凉帽，顶系红绒以为时式。暖帽值此大乱，貂狐不可得矣。即驴皮营帽，每顶价卖二三两，穷人算计，竟将黑狗黑猫之皮剥来，一样做成营帽，戴在头上，以应故事。

满洲衣式样是圆领露颈、马蹄袖子，其有身虽穿满洲衣，而头犹戴一把揸者，号曰“吊杀圆鱼”。有头已戴满洲营帽，而身犹穿长领宽袖明朝衣服者，名曰“乡下”。满洲人虽时王之制，不敢不从，而风俗亦一大变更矣。

其次年，闻宗师按临岁考，有一生员进场与考，见满场无分上下，都是满装。

有感于怀，文章倒不做，但写四句于卷曰：“满洲服式满洲头，满面威风满面羞。满眼胡人满眼泪，满腔心事满腔愁。”宗师见之，亦不罪之，竟听其纳还衣巾而退。若果有此事，此生员比之晋处士陶元亮，亦无愧耳。

第五十六回

漏军情因妾伤性命传密谕为富碎家私

美妇从来是陷坑，朱贞当日漏军情。金珠囊篋俱无用，赔了夫人又丧生。

萧帅谕单军事密，朱贞邈遯漏消息。词涉慕溪陶，朱泾首富豪。梅生王矮

虎，两翼整队伍。钲鼓似雷声，家私粉碎倾。

《菩萨蛮》

福山营健步朱贞者，萧参将用人也。萧参将在福山做官，朱贞官府投机。

也算得时，做些家私，大妻小妾在家受用。大的生得整齐，小的愈加娇媚，人人道：“朱贞这厮福生在那里，倒有这两个标致老婆。”谁知福兮祸所伏。

其时县里是萧参将坐察院，福山是何羽君为首，两边树敌。常熟至福山只三十六里，声息不通。一晚，朱贞往混堂洗澡，身边落出一张纸来，却是萧参将谕单亲笔写的托他许多机密事。众人一拥拿住，解到何羽君，招称在范巷地方公正陶慕溪付我的。朱贞此时只道尽着家私，托朋友高奉山、褚元长等，上下使费买命。那晓得这两个人竟想分得他的妻妾。高奉山要他正妻，褚元长要他爱妾。两人算计停当，反撺掇何羽君把朱贞按军法梟首示众，所生二子，正出的姓了高，庶出的姓了褚，虽是自作之孽，实因妻娇妾艳而殒其躯也。

陶慕溪，二十四都富翁也。田连阡陌，家资钜万。他因八月廿五日大兵杀掠，恐怕再来，阴同地方公正到县送礼投诚。萧参将问道：“有福山营健步朱贞，众公正中有识认的么？”慕溪不该多嘴，从直说道：“朱贞家小现在范巷地方避乱，公正是认得的。”萧参将便请慕溪附耳分付，暗以谕单寄之。及至朱贞事露，福山人商议道：“陶慕溪是富翁，若拿住时，要与朱贞一样梟首，不怕他不把三千、二千银子来买命。”随发兵五百名，统兵官就是矮脚虎王英，披挂乘马，分拨步兵作两翼，左右一同抄到，鸣锣呐喊，围住基子，却是个空宅，里面并无一人。原来慕溪见此乱世，预为三窟之谋，已先把妻小、家赀搬运往归家堡中去了。就是前月廿五日打粮，原去不多东西。其日未申时候，听得锣声呐喊，围将拢来，预先望南走了。王梅生进门不见慕溪，连家人并无一个，喝令把宅中搬得去者，细细收拾，其粗重家伙门窗壁落尽行毁碎，方才上马率众而去。慕溪一时多嘴，虽然幸无大害，此惊亦不小耳。

第五十七回

看光颈左泉媚受戮捉剃头良才子遭诛

剃发令初申，清朝立法新。留身不留发，留发不留身。沈媚方遭戮，陶儿复遇屯。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。

不将发剃身先丧，剃却光头命亦亡。何异朝梁暮晋日，黎元刻刻受灾殃。

常熟、福山相去三十六里，近县为四十五都，百姓此时俱系已剃发的。

近福山为二十二都，海上兵现住扎营，百姓俱系未剃发的。二十四都居中途，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，大约各居其半。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，取头去作海贼首级请功，名曰：“捉剃头”。海上兵见已剃发者便杀，拿头去做鞑子首

级请功，号曰“看光头”。途中相遇，必大家回头，看颈之光与不光也。

陈家桥旧家沈左泉，里中呼为沈四外郎，子宁宇亦现在县中作掾。八月间，暗先剃发，在洪知县衙门供役。至九月初十日，福山营访得的确，差乡兵长杨端甫统兵三百人，前往围基抄捉。其时沈家基上人通未剃发，只有左泉女婿蒋姓者，小东门蒋兰卿子也，偶然下乡探丈人、妻子，把包头推病，扎没脑后，光颈被乡兵搜捡出来，绑缚到福山营去，要左泉出银赎命。一连两日不见有银子，绑到演武场斩首，就是谢家桥向来雇在面店里的曹梅溪动手，砍下头来，号令各营，这是海上人杀剃发的百姓了。

陶良才子住新泾北庄窠，何九老官女婿也。九月十二日晚间，偶到北谢家桥堍下与袁吉甫之子袁大讲话，忽然南首走几个穿破衣破帽乡间人打扮的人来，袁大不该死，见有人来时，心中疑虑，一头说话，脚先走了。谁知就是大兵，踏白的一把扯住，牵到南谢家桥双忠庙前，正遇萧震寰统军到坊浜口，震寰正要张威，喝令把这厮开刀示众，只见血淋淋一个头挂在北谢家桥下。萧参将是晚就在万福桥上塘扎营，这又是清兵杀不剃发的百姓了。遭此劫中死者甚多，斯但举其一二耳。此时地方百姓真如朝梁暮晋，性命同草菅矣。

第五十八回

屯万福烧庐疑敌破三营斩首献功

行兵虚实自难量，萧帅营屯谋虑长。前部烧庐作战势，中军安寝养锋芒。

三营连络势难攻，乌合人心终不同。两翼虚张分左右，中坚直捣决雌雄。冲锋首建寨旗绩，逐北还收斩将功。螳臂焉能挡辙迹，披靡水陆一朝空。

万福，桥名，在北谢家桥之北，西通黄土泾，今废。原来土都堂有文书到县，责萧世忠逗留养寇之罪，所以世忠发兵。是夜屯于万福桥，拆民家屋木烧起营头火来。近营两塘各阔三里，差兵把民间房屋尽行烧毁，火光照得彻天通红，炮声不绝。福山营援剿总兵毕辉扬献策曰：“此是萧世忠虚张声势疑敌之计，今夜若去劫寨，必然得志。李爷领冲锋，从大路直上西首，约金善章、赵公安等领西路乡兵冲其左哨；卑职统部兵从庄窠小路冲其右哨；再着一军多备发火物料，专烧其渡脚小船。主帅亲统大军压后，约至三更后，放炮为号，一齐动手，不可失此机会。”辉扬言之再三，无奈何羽君是外刚内柔之人，太平时做官晓得荣华受用，那兵机将略实未经惯，执意不肯。回道：“明日堂堂正正与他对垒，何必作此偷营劫寨之事。”此计不行，虽然是数，还算地方人之幸，免此一场大杀戮。

次日十三，早起只见天昏地黑，发起大北风来。世忠先锋竟捣羽君前营。

原来福山共有五六七个营头，前营在三里浦，断河伐树作栅。将官姓李，本是世忠标官，不肯降清，且武艺出众，故此推他做冲锋官。其次是王梅生

，第三方是何羽君大营。三营连接，直到银巷庵为中军。左边三里浦后，毕辉扬自结一营为犄角，右边西山上一营，乡兵长姓杨，塔山上搭起将台，与洞观山上统兵金善章、赵公安等率西洋鹿苑、田庄乡兵，各列营为声援。港上是把总芮观扎为后营，共有五六千人。萧世忠军自汪提督调去后，所部不满千人，逆风而进，令军士皆傍塘滩匍匐上前，避敌铙箭。箭炮过处，敌兵一个也不伤损，即相顾失色，以为神兵，一哄而退。前营既退移动，次营及中军俱立脚不住，只顾乱窜，势如潮涌山倒，那里还止遏得住？李将官与吴怀南殿后，且战且走，清兵乘势冲杀，这三营人乱跑。一路从街上退入城，一路从东走崔浦塘邓家墅，一路从虹桥走西城洞观山。李将官从正路欲进城，早有人拔断吊桥，转身格斗而死。

吴怀南总兵，郑芝龙标下旗牌也。壮年时身经战阵，天启年间退老，乔寓福山，把总夏云奇爱他武艺，曾为本营教师。至是年逾七十，也不在乡兵之数，众人请他到军前看看，不期一哄退走，怀南独与李将官站住喝道：“不要走”时，已止喝不住，只得挺刀相斗，终是筋力已衰，雪墩样一颗头，被清兵取去了。此时西山洞观山与塔山上乡兵，遥见铙烟迷漫，阵脚移动，只道是交锋，也呐喊摇旗，下山来助阵。世忠见了，疑是伏兵，又见左营毕家军亦未动，急急鸣金收军，因此三营兵众不至大折。萧世忠收军陆庄坝上，众兵按队而回。也有提人头的，也有牵战书的，也有生擒活捉的，也有取盔甲器械的，纷纷叠叠，不计其数，都来请功。世忠大喜，一面申文抚台、提督各上司报捷，一面纵兵往福山近处打粮，虚张声势，探敌虚实，原到北谢家桥驻营。十四日午后，有王家墅地方人，擒得何羽君儿子，捆做一团，解

到军中。此时填街塞巷，通是抢来的牛羊，船上俱装满了花米什物，徐徐拔营南返。才到南谢家桥，只见塘报来说土都爷今早已起马，将按临常熟、福山。萧参将听了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忙传令把牛羊什物寄顿的、贱卖的发脱了，不许夹带在营中，仍提兵转身扎营万福桥。次日整兵直冲到福山，在羽君下营处扎定。此时福山营已不见一人矣。

第五十九回

何总兵扬帆泛海曹大厅鼓棹擒敌

义阳舟楫浮东海，福港旌旗仆北风。世乱英雄终死国，运穷忠义总无功。征鼙动地胡尘暗，白浪滔天海气朦。回首江南徒哽噎，金陵云掩大明宫。

浪阔潮平涨秋水，芦花江上西风起。战败茫茫抛故垒。短棹舢，避兵暂泊沙滩里。无奈大厅施计诡，白衣摇橹藏精锐。蜂拥小舟作后继。魂胆褫，橈倾楫摧坐待毙。

《渔家傲》

何羽君自十三日兵败退屯福山港，各处乡兵俱已星散，连老营中浙兵及土著兵丁大半去了，所存惟平日相信之人，与船上客兵，及毕九龙、王英、芮观等众，不上一千六七百人。里中大姓与土著居民，见清兵不分皂白杀掠太重，尚欲留羽君守住城池，申文崇明义阳王请救兵，背城再战，保护地方。

而羽君已胆寒心怯，只顾收拾船只，准备走路。至十五日，闻清兵复压南门，遂上船扬帆投崇明去了。

曹大厅，辽东人，骁鸷有谋，土都堂标下官也。于十六日随抚台统兵到福山，遥见海舟一艘，尚在大浅上连日不动，至十八日用小快船乘潮来时，内伏甲士，以芦席遮盖，外用穿破衣、戴毡帽的人驾舟，口中喊称“救命”，像逃难百姓模样。及至近船，矢刃乱发，把三四百人杀得精光，生擒五十人。

进港，土都堂亲审过，一堆杀在东城脚下。这一班人，毕九龙部下居多，九龙部下俱是沿江无赖，妄想出来做官的，岂肯离乡背井，从征远处？且港内齐整，沙船先被何羽君手下拣去，所遗者俱是篷桅不全的。毕辉扬见了，察众人无远从之意，如飞又上别船开去。临别又分付道：“等潮来顺水，移船再远些，此地逼近福山，不可久留。”众人扬声应诺，其实待避过头阵，少不得清兵去了，仍前登陆闹吵，竟安然不动。那晓得曹大厅之计，真是神出鬼没，一网都打尽了。自此内地出没之人，除了根脚，地方渐有宁宇矣。

第六十回

土抚台恩招离叛杨总镇威震海洋

金戈铁马下虞乡，文学名邦作战场。朝晋暮梁风景异，流尸浮血兔狐伤。胡笳互动人惊窜，鸡犬无声国散亡。招集流民来畏服，山河从此固金汤。

选将屯兵保障坚，流亡安集贺生全。福山列镇皇威远，常熟欢腾将德贤。铁骑风驰惊虎阙，宝刀雪耀扫狼烟。直教海不扬波日，万灶貔貅尽服田。

土抚台，开州人，讳国宝。生得白面长躯，美须细眼，智勇足备。原系明朝河南总兵，败于闯贼之手，失官潜居京师，后投清朝，从下江南。豫王爱其才干，升授巡抚之职，下姑苏收复各县与乡兵。及湖中白腰兵打仗，算无遗策，威名日著。是月十六日，按临福山，两塘百姓拈香迎接，保留萧参将者，自上墅桥起，直到萧家桥，何止千计。抚台坐船头上收呈子看时，见中有鸡犬不惊、秋毫无犯等语，问道：“闻他在地方打粮，怎说秋毫无犯？”

有能事的就对道：“粮是八月廿五日打过的，此番大兵并没有打粮。”这一句隐然推在汪提督身上去。抚台就点头收了呈子。将到福山，沿途逐一验看，十三日打仗处与海上人下营处。次日，就是钱参将又是汪提督俱各领兵来会，军声大振。土抚台见海上人既去，随即出榜安民，剃发者即为顺民，从前党恶一概不问，禁止兵丁打粮擅杀。果然三五日间，东西响应，百姓归者如市。

由此人心稍定，沿海一带渐渐归服。

杨总镇讳文龙，陕西人，曾与十八骑渡江，及追执弘光皇帝下姑苏，夙著战功，军中号为“小杨瞎子”。手下有十个将官，俱是弓马娴熟，能征惯战的好汉。当下土都堂唤萧世忠分付道：“闻你在此打粮，擅行烧毁民房，本该处你，姑念你打仗有功，更兼地方亦有保留你的，只是此地断乎差你不得了，随本院回府中别有调用。”遂着杨文龙升授加衔副总兵，镇守福山，然后回身苏州去。文龙在营，日日扬威耀武，操演兵马，夜间若海中有警，令每兵执灯笼一碗，往江口守御，走马到烟墩下，即吹灭火，暗中转来，再明灯而去。如此往来轮转，海中人惟见火光不绝而至，只道是兵马众多，终弗敢携舟近岸，其智略大率如此。

只是作事严刻，毫厘不肯让人情。闻知陈上卿尚未剃发，其实有病，拿来验时，发是当时新剪的，果然短发还有在衣领里。竟绑到北门外吴桥上斩首，心肝俱被兵丁剖腹取去吃了。出猎到顾山，因地方人为践踏了他冢棺，与兵丁厮闹，就捉地主周秀才到营，打脱其两腿而毙。民间凡系本县汛地，不论户婚田土斗殴争竞，大小词讼，一概都准理，百姓若稍有支吾，不服拘唤之意，即添差披甲马军，星飞用绳缚去，犯罪者重则大棍打腿，轻则用朴头箭以两人左右扯住，亲射其背。朴头用木为之，大如拳，中者其痛异常，而不至伤生。海洋塘唐二羊婆，身高八尺，闻得他做私盐称手，拿来几乎打死，手下人就活吮其血，尽其家资，仅留性命。半载之间，海上人虽不敢登陆，军中尚乏水军战船。次年春，又听掌案书手褚元长之谋，招抚义阳王麾下副总兵曹士奇，剃发归顺，待以客礼，申过土抚台，暂授原职，统军协镇。

士奇部下惯打水仗汉子不下千人，水陆军声大振，自此杨总兵之威名日盛，汛地——清代兵制，凡千总、把总、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称汛、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。

海上兵莫敢犯境，百姓重享太平之福矣。

题《海角遗编》后

金陵王气化寒灰，胡马乘瑕破竹来。蕞尔琴川桴鼓动，弹丸福港义旗开。黎元留发身先丧，赤子佳兵祸已胎。日久恐教多泯没，故将事迹缀成回。

天定焉能恃武功，不堪双泪洒西风。三吴虎踞终朝陷，七邑兵连千里烽。榴火发时廊庙改，桂花香后室庐空。倚节直向天涯望，江水滔滔海气朦。